



曝光

◎ 短篇小說類

〔短篇小說類 總評〕

形象廣度與意象深度的融合

季季

這次的短篇小說決審，五個委員同時兼負初、複審重任，半個月看了一百多篇稿子，總字數超過一百三十五萬字。雖然備覺辛勞，每位委員仍不負所託，就各人對文學的認知選出心目中的好小說，盡到了主辦單位委予的責任。每位委員願意如此辛勞，是因我們都看重文學，尤其看重那些對文學懷抱著熱情與理想的參賽者，深知他們正在等待答案。——不管是否得獎，他們對文學的熱情、理想與期待應是一致的。

唯一的遺憾是，對於徵稿辦法的認知，出現兩極化的落差。辦法第一項「宗旨」明列「藉創作主題的發揮，呈現具有高雄驛特色的文學精神與內涵，希望兼顧海洋港都的開創精神與山野文化的在地內涵。」有的參賽者特別重視這項宗旨，不少作品背景環繞西子灣或柴山、愛河、高雄港、鹽埕區、夢時代等等著名的在地景觀。問題是，如果書寫技巧欠佳，文字密度不足，結構未能呈現清晰層次，敘述邏輯與對白也未能和小說人物相合，則地景只是骨架，無法形塑血肉完整的文學生命。另一種參賽者則完全忽視這項宗旨，地理背景模糊尚非大礙，如以台北新店或西藏為背景則離宗旨太遠；最後也因此成為遺珠之憾。

這項宗旨認知的落差，也出現在五個委員之間。我通常會先讀徵稿辦法再讀作品，凡不符合規定者即先予淘汰。但十一月十三日評審會議時，有三位委員表示沒有讀徵稿辦法，首次圈選時遂出現以台北新店和西藏為背景的作品。好在經過短暫討論我們即得出共識：尊重徵稿辦法所定宗旨；順利選出六篇得獎作品。這六篇作品未必都清楚標示地理背景，但至少都涵蓋了大高雄地區的人文特色；而且每一篇的體裁、風格各異，突顯了文學形象廣度的廣度，也兼具了文學意象的深度。

我們最後也建議主辦單位：下一屆可考慮修改徵稿宗旨，讓參賽者回歸單純的創作本質，使文學作品增加更多元的景觀特色與人文內涵。



〔首獎〕

小徑信步

蔡昀臻

她戴著一頂赭紅色的針織毛線帽，帽子的線身已泛出一球球疙瘩；底下，是水亮得幾乎要溢滿的眼睛，以及含著歉意的笑容；眼與嘴，像彎巧的小船，繫靠在被時間犁出皺紋的臉上——這讓她擁有了一種溫煦的喜感。

亦學也微笑，走近，坐在她眼前的矮凳上。簡薄行李蹲伏在角落，像落單的小孩。亦學如幼時一樣憨憨地喚她：阿嬤。同時腦海裡暗暗打轉：在哪裡，我見過這頂毛線織帽？

「妳叫什麼名？」阿嬤眨巴著眼睛，囁聲問她。亦學來前已聽說，阿嬤現在幾乎認不得人了。

亦學怔忡。望著阿嬤眼裡的歉意又深濃了些，突然意會到一股無有名目的瘋狂。此時的亦學，從髮到眉眼到嘴紋到肌膚，皆灰敗塗地。她是一管秋末脫水的枯芒，一點火，便瞬間燎燒殆盡。時間，磨礪過自己，卻帶給老邁阿嬤潔白如初雪的記憶……

● 這晚，亦學敲倚在裡間臥房的窗邊，風在黑夜裡激烈的呻吟。

鄉間的清晨來得早。瀟霧，輕易地把眼睫濡濕了。亦學伴阿嬤坐在門前的木條長椅上，另一側是老狗阿黑。

亦學幫阿嬤把赭紅織帽與衣領圍攏得妥貼些。阿嬤任憑擺布，欲言又止。亦學揣度她的心思，說：「阿公去山上挽菜，等會兒就回來。」話語飄浮在晨霧裡，潮濕而模糊。

亦學甚少在深冬來到這裡。記憶裡，阿嬤的鄉間，總氤散著一股乾如石粉的燥熱氣息。幼時，亦學偶爾被送來這裡幫度暑假。還未改建的屋宇，泥質土塊壘砌成厝，門前大樹猶在，樹下是口荒廢遺棄的井。亮晃晃的日光，總曬得她一會兒便發暈。

她最記得每天從長長午覺中醒來，搬張小椅，偎在臨門的邊上。就著二舅手製的木方桌，在白報紙上畫起小小的人兒，人兒臉上閃耀著晶亮的方形大眼睛，背後是青綠草地，以及開著小門小窗的小房子。

亦學嘴裡含一顆酒梅。「治脹氣，囤仔容易脹氣。」阿嬤從廚裡擷出一小碟私己醃藏的漬梅，她知道那來自客室牆角排排站的玻璃缸罐。阿嬤蹲坐一旁，摘著大把大把的空心菜葉；近晚，拿把小彎月刀，使勁將阿公甫從山上掘回來的鮮筍，剗削成一隻隻雪色小山尖。

「妳現在讀冊讀到幾年級？」「阿學真正是乖巧呢！」阿嬤總久久才掏揀出一句話。她與阿嬤，是兩隻蹲伏在暗室裡的小母獸，沉默而瑟縮，讓時間慢慢撫順了皮毛。

後來那夏暑的氣味與色澤一年年寡淡了，只偶爾像霧裡的樹身屋角，露出模糊的輪廓。

此刻，坐在濛霧裡的兩隻母獸，彷彿剛掙出了土，在清冷水氣裡湊嗅著各自的心事。

阿嬤溫馴地坐著，掛著笑，畏縮在椅腳下的雙腿，包裹在棉長褲裡，腿脛上歷歷結瘤的靜脈血管，從褲管下浮游凸出，透著青綠如河脈的色澤。阿嬤足足生了九個孩子，七女二男，且全存活了下來。亦學想像一個女體生命開枝散葉成九份，而自己，是那細枝邊緣的小小一點，是牆上家族大合照裡不起眼的一個拇指頭。

阿嬤的大腦皺折裡，應該沉積了許多時光煙塵。就像在晨霧的潮潤間，在夏日乾捲枝葉相互磨擦的窸窣窸窣聲中，在日影從涼石地板的這頭挪移到那頭的方寸裡，這些隱約微小的縫隙，躲伏著不為人知的暗面。

● 日頭遲遲，霧散，天色樹影愈益闌朗起來。阿嬤靜坐廳裡，時不時就要盹去。

二舅午前返家來，隨即跨進屋後廚房，麻利地淘米洗切起來。二舅生得眉目大方，穿著一件像是由許多襯袋拼補成的工作背心，下身是深藍牛仔褲，活脫一名退隱深山的中年牛仔。

二舅不讓亦學染指插手，只要她斟杯茶站著陪聊天。屋裡天光曖曖，二舅猶茂密如新修草坪的平頭，參差冒著白絲，倒不顯江湖流氣。對二舅的脾性，亦學很小即懂得。小女孩懵懵懂懂地輕易穿過圍籬，牽起一雙成熟厚實的大手。

滯悶午后，電風扇呼嚕嚕轉，小小亦學蝦蟇在榻榻米上不能入眠，靜靜諦聽母親與阿嬤

坐在床尾嘀咕：

「還是沒頭路就去釣魚，也不知道要振作點，做點正經事業。」聽得出來阿嬤真的惱。

「就是，要不就好好交個女朋友，看到意愛的就娶回來，安定點。」母親是六姐，小時即與二舅親。

「你不是不知伊的個性，講伊兩句，就怙怙生悶氣。」

小小亦學噤聲，讓窒悶蒸騰出的熱汗，從額頭、頸項到背脊一路滴溜，落滲入榻縫裡。

那個暑假，她更常陪二舅到湖畔釣魚。日頭赤炎，湖光白激，唧唧躁響的夏蟬，寬敞磊落的天地與山樹。小小亦學拿根小小捕蟲網，覺得自己真像電影裡穿著白衫白裙的小女孩。長大後就要嫁給像二舅這樣的人。

又過了好幾冬，二舅終究未曾婚娶。大舅過身後，他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

「找個很好的人嫁了，女孩不要落單，會辛苦。妳跟我不一樣。」在鑊裡翻炒的二舅突然說道，聲音宛若一只剛剝出的危顫顫的果凍。「多吃點，這樣瘦黃無肉。」二舅真把她視作一個女人了。二舅與阿公，對她突然回來小住，以及明顯衰頹的精神形貌未曾問一句，只淺笑說就要常如此長住陪伴才是。

傍晚，她一個人滿山滿野地走。愈走愈快，愈行愈遠。雙手又在大衣口袋裡，寒意漸漸浸淹上來。孤瘦的身影，逐漸被黑暗吞吃進去。她以為自己早已習於在黑暗裡，但從來不曾如

此卑弱過，似乎只要輕輕一踢，她便無聲滾落山谷。

途經零落人家，大狗汪汪吠叫，警醒的鄰人在門口探頭打量：「妳是誰？誰的孫？誰的女兒？」

亦學笑笑。對方猜幾個名字後便命中。他們這麼輕易就循著脈絡軌跡找著她。即使她在完全的黑暗裡。

而她，亦領得一個身分，擁有一個位置、一個山壁凹槽，把自己貼靠進去，暫時歇一會兒。

白晝猶有光時，亦學到處漫走。阿嬤家棲在一條彎拐馬路的斜坡下，數步往上，向左向右，兩旁樹木愈益鬱鬱，循走其中如入無人深山，天際窄暗。她記得幼時聽阿嬤說過，偶爾阿公不在，她一個人獨處，會驚。

夜裡，亦學躺在阿公臨時幫她理出來的榻上，低跟鞋歇在床腳邊。鄉下的夜是吞人的黑沉。

身體正靜靜舔吮剛喝下的、二舅自釀的藥酒。夏暑喝蜜，冷冬飲裝在紹興瓶裡的藥酒，二舅巧手，連一戶牛棚、一個簡易浴室都可以獨自砌出來。

「阿學，咁會驚？」阿公關門時低聲問，「若會驚，來跟阿公阿嬤睇。」二舅與阿公隱

隱相像，同樣溫氣。月色稀微，木質五斗櫃拉屜上的印花馬賽克，反射出一碗碗淡薄的清冷。牆上的鐘悶悶地滴答滴答，時間像刀刮著什麼地刮在空氣裡。

她記得幼時每次來，睡覺是要認生的。而現在，夜像一支扳手，撬開了重壓在她心上的岩石，把沉積成塊的畫面言語回憶鬆解開來，一群振翅的飛蛾，撲撲撲飛出來包圍、啃啄她：……

她看見自己疾走在幽蔽的長徑，兩旁石牆高而冷，牆角鋪著綠蘊一般的濕潤綠蘚。長徑很窄，天色黯淡，她急切快走，像烽火難民、像受驚的鹿。

妳把一切忘了。做不來，我幫妳。為什麼妳總覺得是旁人對不住妳？妳每一次的問號都像在質詢，質詢誰，質詢我！秋天就要過去了。放手吧，這樣對大家都好。

對話像鑽進耳朵的巨蜂嗡嗡。她覺得砭骨的冷，空氣是隆冬的，不自覺環抱雙手，她撫著臂膀，一驚，低頭，才發現自己赤身裸體，寸縷不著的像隻被除毛的小雞……

自惡夢震醒，彷彿沉浮於大海後被摔落到岸上，她感覺胸腔隱隱有異。手機仍在枕邊，靜閃藍色冷光。披衣而起，躡步，摸著漆黑走道的冷牆前進，一如夢的延伸。

路燈下，阿公背著手在庭前獨自踱走，垂首，朦朧月光照見不出臉容。上次看阿公這樣，是大舅死前那夜，六年前。

亦學還記得幼時，日光傾斜後，阿公提著長鋤或鐮刀進門，身軀因逆光而更顯高大，黑

影完全淹覆了屋內。這時，阿嬤走向廚灶，升火燒晚飯；阿公拾掇工具，進浴廁洗手淨腳，同時輕聲與阿嬤說話。

阿嬤是自小被抱來的童養媳。聽說猶年少時，到鎮上做工的阿公，常會儉省下零用錢，偷帶幾塊金柑仔糖花生仁糖，趁人不注意時塞給阿嬤。亦學想見阿嬤臉紅紅的羞赧模樣。

近年來，阿公的身形已不復往日魁梧，愈來愈少見他開懷。

「阿學，這麼晚，要去哪裡？」阿公突然抬起頭。不經意的問話，卻像一把插忍在胸口的刀給轉了轉。

亦學下意識撫著左胸，手指稍使力，那硬如堅石的腫塊便現了形。應該問：她的身體，要把她帶往哪裡？

亦學自知命運待她已是寬厚，大筆一揮，批上前半段的名次，無需戰戰兢兢亦不致愁苦怨艾。然而，情感始終是亦學的月球暗面，自背後無聲的籠著她。遇見L，隱隱的綻口，迅速走裂成一道深溝。而今，胸裡的腫塊，是卡在海溝咽喉間的一枚果核。

從開始，L便不是單身一人。但一如其他濫俗故事，亦學以為那絲毫與感情無關。她太熟稔於反覆錘鍊感情純度，很快為自己與L鍛鑄出一道無人知曉的甬道。只是，甬道再私隱，到底還是得走向天光，而天光往往意味著盡頭。

亦學不能忘記，她與L走到盡頭時，她原還緊緊抓著那條繩子——繩的這頭是她與L，那端是兩人之外的全部，她以為仍像八年來經過無數風雨曲折時一樣，一轉頭，才發現L拉著繩子的雙手，早已鬆放。「順其自然吧。」八年前，L含情低語。當年，這句話鬆懈了亦學的遲疑；到頭來，這句話成為一把雙面刃。

L對她最後的殘忍與慈悲，是斷然走出她的領土。同業間的流言蜚語有增無減，亦學唯有加倍寡言，因為在那些半實半虛的揣測與詆譏底下，有著永遠無法辯解的事實：她與L是真的。這個事實堅強得什麼都扳不倒。

那時亦學還不知道，L離開後，她與生命最堅苦卓絕的交手，才要開始。

● 阿嬤依舊什麼都不記得，每天問亦學好幾回：「妳叫什麼名？」

「我是阿學。」答案像一張逐漸失去黏性的貼紙，有時還勉強依附得上，更多時候，成為風中紙片，飄搖在她與阿嬤之間。

冬意蕭疏。芒花已漸漸飛散。昔日阿嬤有一手好技藝，會以菅芒長莖，巧妙拗折出一隻隻小鵝小鴨，以及一串串生出芒花的響鈴鐘。一年一年，菅芒不厭其煩的結穗花，但阿嬤的手早已危顫顫。

入夜後的晚餐，亦學一匙一口餵著阿嬤，看她一臉乖笑。阿公與二舅照例添飯挾菜，各自端了碗箸走開。父子絕少交談互動，偶爾不得不說話時，總是摻雜著一絲絲的侷促尷尬，這

是亦學這次回來才明顯察覺的。初始以為不過又是一對壓抑的父子；然而，似乎不止於此。阿公與二舅是客氣至生疏的地步。

「伊是突然就什麼都不記得的。」阿公追述阿嬤失憶的過程。一天早起，阿嬤剛熬好稀飯，在餐桌擺布好自醃醬瓜、豆乳與肉鬆，突然神色驚恐走進房裡，對阿公說：「灶腳的早飯不知是誰煮好的？」毫無預警。慢慢的，阿嬤不但不記得方才發生的事，還漸漸失去了尋常的能力，最後，連親人的名字都喊不出來了。

然而，阿公與二舅就像一對聯手溺寵女兒的雙親，用各種幾近欺瞞的話語撫慰阿嬤：「不是妳啦，是阿爸忘記他在燒水。」「這本來就不是妳應做的，以後莫做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攏是因為這樣，阿母的忘性才會愈來愈嚴重。」母親與阿姨們如此解讀。尤其是阿公，疼惜阿嬤一輩子，如今更是用雙手細細捧著，深怕磕碎似的。

亦學倒豔羨阿嬤。到這年歲，還可以溫婉如一隻被悉心餵養的幼鴿，不若那個年代的許多女人，總是堅毅苦艾，教生活煎熬成一副乾衰的身心。

「妳阿嬤的身軀愈來愈歹了。」飯後，二舅倚坐埕前籐椅上，白長壽菸頭星火閃閃滅滅，煙被寒夜壓得飛不起來。這幾日阿嬤受了寒，夜裡，隱約聽見她斷斷續續的咳嗽與呻吟，阿公幾次悄聲進出，倒水遞毛巾，以低啞啞的聲音溫言哄慰。

「阿公對阿嬤真正用心，總是這麼體貼。」亦學不禁說著。

「其實他心裡很苦，但說不出來。」二舅不看亦學，那口吻更像是男人間的理解。亦學心裡琢磨著這句話。

翌日晨時，二舅敲亦學房門，神色鬱鬱：「阿嬤人不爽快，中午要送到鎮上診所打針。」出發前，得先巡魚塭，「阿學，妳跟我作伙去。」

小魚塭位於二姨婆家那頭，沿著土地公廟旁岔路往下走，再穿越一小段齊腰的樹叢便是。小魚塭是近幾年才挖造的，魚塭的那一頭，隔著矮堤，即是二舅昔日釣魚的那口湖。亦學記得湖裡曾溺死一個遠房表哥，好一段時間都是給圍管起來的。

她還有個模糊印象。那年小亦學仍是躲在母親身後扭捏的年紀。一晚，她早睡了，窗外的蟲唧聲突然被大人們的進進出出掩覆過去。小亦學惺忪坐起，自未掩實的門縫間看見阿公大舅等人神色惶然，竊竊低語，忙著翻找手電筒與繩索。二舅房門開著，她聽見阿嬤小姨在裡頭淒泣哭著：會不會是去湖那邊？後來小亦學又混混沌沌睡去，心裡還惦著二舅允諾明天要帶她們去挽百香果。她這幾天才剛學會如何十指交握，以手掌掌丘，柔韌且輕易地剖裂一枚百香果呢。

她不知道後來如何了，只依稀記得那幾日厝裡異常沉默，幾個姨每天輪流回來，與阿嬤

窩在房裡噤噤說話。二舅依然天光亮起就出門釣魚，只是回來的時間愈來愈遲。而且，他忘了要帶他們去挽百香果，準備裝百香果的灰麻袋還掛在門後。

日後，亦學陸續從母親口中聽聞一些事。念大學時，二舅帶了一個女人住進阿嬤家，那女人年長二舅好些歲，母親低聲說還拖了兩個稚幼孩子。亦學見過幾回。那女人嘴甜勤快，逢年過節幾家子來來去去，遇人就熱絡招呼，寒暄遞茶切水果，周周密密，委實不容易。姨們自是有些意見，但也只是背後叨唸，暗暗存了戒心，並不出面反對。許是遲來的時刻，原有標準自然降低幾分。

女人待了幾年便走了，臨去前只掀起小小風波，反教那些戒心無用武之地。

亦學隨二舅跨過黃土矮堤，看他細細檢查飼料機與幫浦的運轉。望著二舅靜默的背影與步子，她心裡微微發沉。

「阿學，」二舅突然放低聲量，未回頭，「妳應該不知，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心臟一緊，兀自睜大眼睛，回不了話。因為將到鎮上，二舅今天特地揀穿了一件黃麻色襯衫，套上那雙軟皮咖啡色便鞋。顯得端整正式。

「我是大漢後自己拼湊猜測出來的。」二舅不止步不回頭，清清淡淡，彷彿說的不過是今年雨水與收成。

亦學下意識拉拔著一旁的蘆草，手指被勒得隱隱作痛：「你問過阿公阿嬤嗎？」

「這有什麼好問。從小，阿公對我最好，但跟我說最少話。其實那時就有感覺。」兩人繼續繞著魚塭巡走，一路無話。二舅這一遭，竟像是特意對亦學坦實。

那晚，鎮上的老醫生擔心阿嬤併發肺炎，留她在診所過一眠，阿公堅持在身旁看顧。二舅返家後，恹恹惶惶，亦決意再回到診所，又騎著老邁的野狼125嘆嘆嘆走了。

亦學獨自守著夜。雙手搗著一杯熱茶，蜷坐在房裡長椅上。氣溫低寒，茶很快就冷透了，直直傳遞到她瑟縮在毛毯裡的身體。

次晨醒來，亦學亦微微著涼。她慢慢漱洗，用飯，把水槽裡的碗筷洗淨，將室內與庭院皆打掃了，身體才漸漸暖起。這裡冬日濕氣深重，大霧常有，若非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更要被那濕冷嚙蝕到骨子裡去。

阿公阿嬤與二舅尚未返家來。「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想起昨日二舅說的。這話像是一夜生成的大海暗礁，埋伏在她以為再平靜不過的日子底下。

不覺想起那日，她獨自坐在醫院涼意寒慘的候診間，準備聽報告。牆上的鐘黑白分明，滴答滴答前進，帶著一種節制的暴力。那也許是她所能擁有最後的完整時光，之後，由不得人了。

那時日，她的味蕾特別寡淡，L離開，似乎把屬於味道的記憶也一併刮走了。她持續削

瘦，幾日不見的旁人總要拿出來說上一說。直到她終於觸到了那硬塊。然後是一連串檢查，她打開衣襟躺在床上，女醫師的手從腋下像漩渦一般慢慢陷入她，然後停留在那個她已反覆摩挲過無數遍的暗礁上。亦學獨自且沉默的進行這一切，若不如此，似乎就失去了僅有的意志。

她在診間嗅聞著淡淡的藥水味，隱隱預感自己應該要及早習慣這氣味。看來麻利的女醫師走進來。一邊翻著她的檢查報告，一邊仔細確認幾個問題，而她腦海裡早已轟轟然。「生過小孩了嗎？」「妳的家族有乳癌病史嗎？」女醫師那帶著某種殘忍的同情的聲音，也一併被她轟轟然的腦海吃吞了。那小房間裡來處不明的儀器運轉聲，走廊上雜遝的腳步聲與病床滾輪聲，以及急迫的憂慮的平板的話語……，也都一併被排除在她的世界之外。

亦學一個人在家昏睡了兩日兩夜，然後若無其事到公司辦了留職停薪，即使知道自己不會再回去。她誰也沒說，包括L，因為這與誰都無關。身體的島上只有她自己。

然後，她回到了這裡。為什麼是這裡？自己亦不甚明白。不是父母老家，不是曾經想像過的無人相識某漁港小村，卻是不特別親暱的外婆家。親情其實從來不是她的正解。

這段時日，牆上的日曆，總停落在應該的那天，一日是一日，明確、扎實。初到時，時間陡然倍增的惆恍，漸漸教日夜風露吮乾了。二舅上工去的白晝，亦學伴著阿嬤在埕前散步、看三台電視，偶爾隨阿公去菜圃澆肥除草，到湖畔逡巡小魚塢，磨把刀、修張椅的聲音可以填滿整個下午。

●
 作息不再推遲，夜半轉醒次數少了，亦學體內乾涸粗礪的河脈，隱然有了水聲。也許是身體決定回到這裡，像鮭魚洄游。

幾日後，阿嬤突然失禁了。土黃色的尿沿著棉長褲流成一條小河，鞋襪都汪濕了。亦學驚駭，從未想及會到這地步。她趕緊扶起阿嬤至浴室，小心沖洗，自櫃屜裡胡亂抽出褲子，替她換上。但阿嬤只是裂著嘴對她笑。鄰近的貴伯兒子娶媳婦，中午阿公去吃喜酒熱鬧熱鬧，這時適巧返家來，見著這一幕，難得對著隨後從鎮上回來的二舅動怒了。

「為什麼不好好看顧她？明知道阿母現在的身軀這樣，還留阿學一個人。」阿公不直視二舅，神色難掩忿忿。二舅不發一語的進進出出，張羅阿嬤吃藥、睡下。亦學只有摩聲。

「攏是我的不對。」在阿公持續叨唸中，床上的阿嬤突然睜著水亮眼睛說道，竟像是什麼都明白。時間停下，記憶轉醒過來？

晚餐食畢，亦學見阿嬤睡穩，仍去閒步。二舅抓起夾克，戴上鴨舌帽：我作伙去。她身上披的則是阿公的靛藍夾克，上頭印著芥末黃色農會敬贈字樣，圍著二舅遞來的灰藍格紋圍巾。

與二舅經過通往魚塢的那座土地公廟，轉向岔往另一條路。亦學隱約看見月色浸染了遠方的魚塢與半邊湖水，耀閃著魚鱗一般銀光，另半邊湖教黑夜完全收攏去了。路燈疏落，冬末

夜裡更顯寂寥頹老。亦學與二舅並肩走著，看似閒盪的雙手插進褲袋，兩端紛紜的心緒卻一時無去處，擾得兩人的腳程愈快。

「二舅是什麼時候知道那件事的？」遲疑須臾，亦學還是禁不住問起。

「是較大了才知的。」二舅停下，掏出一根白長壽，亦學幫忙用雙手搗著點上。「剛退伍的某一天，妳阿嬤突然叫我載她去送一個不熟識的阿叔最後一程。」時值溽暑，送葬行伍拉得老長如同多腳爬蟲類徐徐蠕行在大地上。衣著端正的阿嬤與二舅擠站在木棺旁側，在一群或流淚悲泣或盲目僵冷的臉孔間。民俗儀式繁冗拖長，孝子女婚媳與眾多故舊後生輪番跪拜，跪了起，起了又跪。日頭酷熾，罩得人頭頂發燙，煙枝香火擾得眼睛發紅直淌淚。阿嬤堅持不走，亦不捻香致意，只一臉堅忍領著二舅參與過一切。未了，二舅才察覺微微有異。

聽說那個阿叔是肝癌走的。後來二舅好按耐性子，自己靠著與鄰近長輩若無其事的閒談探問，才一一拼湊起身世的版塊，記憶的圖像。二舅出生前的某貧瘠年歲，阿公為了活口，曾獨自遠赴鄰縣某大戶農場擔任長工。由於路遙山高，每隔兩三個月方得回家團聚，阿公只得請託自幼一起長大的換帖兄弟代為照看著妻小。好友因此殷勤進出家門，卻漸漸招來閒話。「攏人亂亂講啦。」無意間談及此事的阿婆揮擺著那滿佈皺痕的手。不久後，阿公歸家，二舅出生。

然多年來二舅不曾向阿公阿嬤問起一句。彷彿這只是他獨自一人的事。追溯時間落點，

亦學這才隱然繫起斷線的記憶——幼時那個眾人慌亂、遍尋不著二舅的夜晚，或許就是二舅填上最後一塊身世拼圖時。

「有些事，遇到就遇到了。」二舅說得淡然。

前幾日的忿怒不快，讓阿公與二舅間沉默尷尬數日，也讓阿公又添了老。

阿公蹲坐在後邊廚房門口，地上舖了漬黃乾脆舊報紙，刀削一根根山藥。阿公讓她戴上白棉手套，將猶沾著的黃褐土塊輕輕剝掉。她記起幼時阿嬤那母獸剪影。再過數載，阿公或許亦會像現今的阿嬤，如此愜然，溫馴，無所抵抗的臣服於時間。

阿公阿嬤房裡的斗櫃玻璃墊下，壓貼著一幀阿公、阿嬤猶壯年時的照片。阿嬤及肩烏黑鬢髮，含著笑坐相館籐椅，雙手交叉溫婉置腿上；旁分西裝油頭的阿公則挺立於側邊，雙眼炯亮堅定，下巴寬方厚實，堅毅漢子模樣。亦學因此知道，阿公的溫實包納是自我磨練或抑忍出來的結果。

阿公如何能夠？二舅聽說那位「阿叔」是阿公所謂「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換帖兄弟，兩人是公學校時的同窗。後來，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的阿公中輟，居次的阿叔因出身優渥的傳統書香大家而順利升學。然兄弟情誼不止，阿公始終視他為至交，直至多年之後。

二舅還淡然說道，阿嬤完全失憶後，他曾為她整理衣裳什物，才在某個不起眼的暗櫃裡

摸出一本仔細包裹在花布裡的、早已霉破的漢文書籍。身世坎坷的阿嬤自是目不識丁，只上過公學校的阿公亦無法深讀漢文書。二舅猜出一二，訝然阿公必定早已知曉，然他就這麼為妻子持續收藏著昔時記憶，即使那裡頭同時包裹著不堪與哀苦，即使阿嬤什麼都記不得了。阿公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鉢，默默承載著時間篩下的金與砂，未置一辭。

「妳阿嬤跟著我，艱苦了一世人。再怎麼樣，攏是一家人。」亦學曾私下讚佩阿公對阿嬤的耐心無私，他如此回道。而今聽來，有太多意在言外。而自二舅口中召喚而來的往事，對照於現在，彷彿也道出了亦學的前路。

她與L併走了八年，亦就如同讓爐上溫火慢慢燉煮了八年那麼久，鍋蓋閤上，所有的經歷感覺思緒都悶在裡頭。煨著熬著，有時彷彿快著了火；有時又被澆入一碗碗冷水，瞬間墜入冷涼的海底。而後，感情半途熄了火，自己也就像半生不熟的一鍋食料，被棄置在陰暗水槽的角落，乏人聞問，無聲的慢慢腐爛、敗壞。

直到，衰棄的身體裡終於結出了黢黑堅硬的果實。她無顧那位女醫生的恫嚇，未立即住院治療經歷那打針嘔吐掉髮暴瘦一連串肉身試煉……，是因為她尚無法讀懂這些發生？若這是老天爺的懲罰，她願意聽從判決，束手就擒。就此任憑果實自由茁長、蔓生，一切也許還痛快輕易些。但也許，老天爺居心更大，讓她遭遇此無人能代受的身體折磨，是為逼促她領會感情困頓底下的虛枉與渺小？她還讀不懂。忍著心以指腹來回滑行過棲居在她左胸近腋下的腫塊，

一顆表面凹凸不平的神祕星球。現下，她自己亦置身在無人星球、在時間的河域，一個人踉蹌浮沉，隨時可能滅頂。

但也許時間真會安撫所有，她想。就像水流緩緩經過阿公、阿嬤與二舅，體內再幽閉再遼深的破洞亦可能被清洗、被填滿、被磨平。望著阿公淡入夜色的身形輪廓，亦學心裡某個搖搖欲墜的部分，彷彿因此而被輕輕扶矯了。

●
母親終於來電。幾個相熟的同業困惑她的近況如謎，陸續循線撥到父母老家。她的手機電池早已枯竭如稿。母親對她的身體狀況一無所知，只問：「阿嬤這兩天有較舒坦爽快嗎？」她不知道母親與姨們是否知道二舅身世，二舅抑忍多年，亦學明白，於今更是不重要了。「前幾天有些受寒，還拉肚子。鎮上的醫生說，情況只會愈來愈歹，要有心理準備。」「阿嬤還記得妳嗎？」「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

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也好。亦學想像照片裡那個眼睛晶亮、羞赧怯然的少婦，懷裡揣著一個割除不了、無法消滅的祕密，獨自跋涉了那麼遙遠的望不見盡頭的路途，無處可安置，無人可訴說。直到有一日，那個祕密終於決定放過她。記憶是最殘酷的獸，躲伏在暗處，無聲無息無嗅無形，卻總是暗暗的、暗暗的嚙咬著。阿公與二舅亦被這個祕密拖磨了長長一世。而今，一如同舟共濟者丟卸了橐重行李，同乘者頓時恍惚而漸漸平靜了。這樣也好，

亦學心想。命運往往無關倫常是非。

可以了。她突然覺得可以了。她以為自己行過大風大浪，再無可怕，卻依然困頓如亂麻枯槁；而在向老天爺強借來的一小段平靜時日裡，彷彿只是在傍晚的鄉間信步了一回，卻無間撿起了散裂於地的最後一塊拼圖，悠悠明白：原來如此，不過如此。

這日午後，亦學婉拒二舅騎那台野狼(S)送她到鎮上火車站，只讓阿公陪著她慢步到那個二姨婆家所在的髮夾彎，那是接往小鎮的最近客運站牌，十分鐘腳程。「阿公說這讓妳帶著，睡前飲一點，好眠。」二舅遞來一只紙袋，裡頭窩著密密包裹上報紙的玻璃瓶，是梅酒。離開時，她悄聲開門觀看阿嬤甫用飯、吃藥、睡下的模樣，她在心裡靜靜道別。臨閤門，望見那頂赭紅針織毛線帽高掛在舊式如聖誕樹開枝散葉的吊衣架上頭。她才想起，自己也有一頂相似毛帽，是某次出遊一時興起在小舖前試戴，L說好看而買下的。

老狗阿黑跟前跟後甩著粗短尾巴，像一支逗貓棒。阿公堅持提著那袋回來時一樣單薄的行李，默默陪她走了一段路，才在亦學堅持下止步。阿公把行李交遞給她，好溫暖望著她且咧嘴笑了，露出有些零落的牙。她覺得全身都暖烘烘，突然很想伸手去握阿公那雙皸裂粗癢的手，卻也只是怯懦的跟著笑了。

客運站牌孤伶伶立在那裡，旁邊是一小方磚造泥糊的灰色小亭。客運每三十分鐘一班。

亦學小心圈抱著紙袋坐在亭內石椅上。這時霧又濛上來了，砭骨寒意包圍了她。幼時暑假，有時父親忙碌，媽媽會牽著背上小叮嚀圖案背包的她，搭這小鎮接駁客運搖搖晃晃回到阿嬤家。霧色持續深濃，把冬日依然濃密的相思樹影塗抹得愈益墨黑。霧散之後，看到的會是什麼？還是本來那個景象與世界嗎？

天與地在大霧裡都噤語了。她察覺自己正朝一個不曾來過的小徑上走著——但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會往前進，靠著記憶，無論是教她流淚或微笑的。

節制美學的張力

季季

梁實秋一九二八年發表〈文學的紀律〉時嘗言：「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另一更重要的名言是：「文學的紀律是內在的節制」。經過八十多年，這些話仍歷久彌新；對新一代寫作者尤其啟迪之功。

本屆小說首獎〈小徑信步〉的最大優點即是「內在的節制」。作者的描述文字節制，敘述者的個人情感節制，敘述對象的情感和語言也很節制。這種層次分明的節制美學，展現一種繪畫留白的幽微意象，並使故事情節飽含想像的張力。阿公默然包容，「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姊」。阿嬷患了失憶症，卻仍會說「攏是我的不對」。未曾婚娶的二舅，在大舅過身後「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在那三人兩代朝夕與共的老屋裡，「時間像刮著什麼的刮在空氣裡」。而三人之間的祕密，猶如黃永玉形容其表叔沈從文：「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

我初讀〈小徑信步〉時，即覺它潛力無窮，有冠軍之相。經過五位委員三輪投票，果然不出所料。可見好的文學作品，再節制仍有高度共鳴的特質。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與主辦單位，真是好大的鼓勵，更是深切的砥礪。謝謝我的母親與兄姊家人，包容我的孤拐任性，總是給與關懷信任。自勉能繼續寫。一直一直寫，是如此艱難，而教人嚮往。

簡介

出身鄉下，長居城市。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出版社、報社、雜誌社。

蔡昀臻



〔評審獎〕 炮仗花

陳柏言

實際上，從今而後，他一樣會待在那裡，擁有一個摸得到的身體和一個真實的頭顱，以及一個額頭，僅僅是為了能用手痛擊它們。

——卡夫卡〈在入睡前〉

壹

在胡朝生騎著公路腳踏車抵達以前，風雨已經把鐵皮屋頂上的炮仗花打落大半，胡朝生頭上那頂將軍帽也差點被風颳遠。垂落的藤蔓飄飛亂舞，柑橘色的花蕊連著青綠枝蔓，在柏油路面破碎，壓成一紙暴雨的拓印。

胡朝生把腳踏車斜靠在乳白貝石牆上，看見二十三年前以尖石銘刻的「胡朝生」三個字還在。當他穿過炮仗花的疏落綠簾，即感受到一股暖風朝他捲來；像是一道透明的堡壘，暴雨兩皆被阻擋在鐵皮屋頂之外。席開九桌，請來隔壁村的阿平師辦外燴，三個大爐已經熄火；小埕中擠滿了胡朝生或熟悉或陌生的賓客，他想，那些人或許都跟他有一些親戚關係。兩桶橘色

水箱放在鐵門邊，漂浮著已融解差不多的冰塊，鐵罐烏龍茶和啤酒沉在箱底。胡朝生把袖子捲高，手伸入箱，一陣冰刺扎入骨髓——胡朝生不拿任何飲料，只是想起小時候，和祖母參加村子裡大大小小的流水席（阿好嬌娶媳婦阿祿伯嫁女兒……），劈哩啪啦劈哩啪啦的鞭炮在他頭頂炸裂，七彩花屑飄飛，恍如回返那些迎神般的喜宴——他開始感覺雙手麻痺，頭冒冷汗，迅速抽出雙手。

幾件印有「農用」的麻黃汗衫孤伶伶地掛在木桿子上，平常都是大舅媽和她的三個小孩收的；或許是這場雨來得太猛太急，趕不及收進屋內吧？他瞥見堆放紙箱的倉庫裡，那個生滿鐵鏽的雞籠，以及因過於擁擠而不斷伸首、互相啄咬的雞群。他恍惚叫得出名字或渾號的親友，有的貼著耳朵像在講什麼祕密，有的擴音器似的發出巨響，有的則灌啤酒划酒拳，一幅太平盛世的宴饗浮雕。桌上的飯菜已風捲殘雲，擺上一盤色澤極淡的西瓜切片，從那些剩餘的渣屑，仍可辨別哪一道是筍干封肉，哪一盤是白斬雞，或者每桌至少有一鍋浮油冷卻的香菇雞湯。

胡朝生全身濕透像剛死不久的水鬼，在地上拖出一條彎彎長長的水紋。有一個頭頂五甲細織草帽（帽緣插上三根奪目孔雀翎）的婦女，在他身後指指點點，說那水紋預言了今年颱風暴漲的荖濃溪，將會捲走農作房舍帶來不幸。與婦女同桌的人們都往他看，窸窣窸窣，他漠然回過頭，翹起右半邊的眉毛，對那個他或許該叫「大姨婆」的婦女比了個大大的中指。

所有的賓客都沉默了，噉酒拳的講悄悄話的喝湯的吃西瓜的，都像突然聽到國歌，不自然地肅靜下來，調整視線向他看去。而他的中指還停在半空，大姨婆的臉像是滴到紅墨水，以非常慢的速度由灰轉紅。有一個像是被沸騰熱水潑到臉的疤痕老男站了起來，大喊：「我們有邀請你來嗎？」胡朝生並不曉得他的名字，只注意到他的胸前掛著一個保安宮求來的黃色小符。

「沒有吧，」胡朝生扶了扶頭頂的將軍帽，「不過這是我家。」這時眾人才注意到他身上穿了一襲古代官人的獸焰大紅袖袍，背了一束紮滿五顏六色花葉的背帶，腳踏尖頭鹿皮鞋。

「這裡以前是你家，現在不是了。」傷疤男吼著。

「現在當然還是。我還在這裡，這裡就是我家。」

「算我拜託你，趕快回去。」傷疤男的聲調突然軟弱了。

「我不回去。我是來求親的。」

男人們一聽此言，紛紛站起，卻只是遠遠地拍桌、揮拳，喃喃啐出「幹你娘」之類無害的粗話。胡朝生筆直向前，當他踩過第五個台啤鐵罐，繞過第八個圓桌，已經走到小埕最內邊那一桌，那一桌只坐了一個女人。他緩步向前，全身吸飽了雨水，他覺得那或許不全然是雨的重量。

胡朝生走到那名女人的面前，單腳跪下高喊：「嫁給我吧！」他折下胸口一朵巨瓣紫玫瑰，向前遞出，玫瑰的縫隙飛出了一隻果蠅。

「呵呵，」那個戴著毛帽的女人掩著嘴笑，接過花說，「你真好笑。」語聲未落，玫瑰莖已從中折裂。女人的掌心垂降一縷處女之血，胡朝生正好拉長了舌頭去接。

貳

胡朝生第一次抵達這裡，是聽同事說，這個村子有戶人家，鐵皮屋頂上開滿整片炮仗花。他背了一顆單眼，踩著報社配置的腳踏車，轉入銅綠指標寫著「源泉村」的巷口。他愛花，他知道什麼角度可以把花拍得最美。不像那些拍食物的攝影師，商機考量，總要讓燈光色澤一併蒐羅嗅覺與氣味；胡朝生調整採光、焦距，只是為了尋找，讓一朵花更接近一朵花。

當他看到那片炮仗花，頓然明白，他所知的一切攝影技巧是多麼微不足道。那是一團氣態的火焰，沒有方向地吹拂、翻滾、蒸騰、流動，像是不存在一樣旋轉。他無法辨認那片花之流火是從哪個地方開始長起（鐵皮屋頂的破洞？高高掛著的晴朗天空？還是胡朝生自己的眼睛，長出了火焰般的花蕊？），如果有誰告訴他，那是從寒武紀留下的古生物，他也不會懷疑。胡朝生覺得那團火焰有個眼睛般的黑洞，牠的身軀以黑洞為軸心繞行。胡朝生的目光像鐵片被磁力吸引，不自覺地循著那漩渦的階梯，逐漸深入牠的內裡。像在這一團暗啞的夢，夢裡的死者都模糊了面目。

而獸正冷然地盯著他。

「你還好嗎？」胡朝生回過神，一個膚色像秋熟蘋果般的女孩，背著手側著頭站在他的面前：「你站在這裡很久了，一直呆呆看我們家的花，有那麼好看啊？」

「呃……，對不起，太漂亮了。」胡朝生蒐羅了腦中所有可用的形容詞庫，發現沒有一個詞組足以形容那片火焰。「對不起，真的、真的太美了！」

「嘻嘻，沒關係，常常有人像你這樣跑來這裡，看花，可沒人像你看得那麼入迷。」女孩看胡朝生仍注視著屋頂，一臉呆愣，笑了，「我爸快要回來了，他開發財車去做田，你站在這裡怕會擋到他。」

「不好意思，」胡朝生覺察到自己的失禮，趕忙退到牆邊，遞上名片，「我是地方藝文線的記者，叫胡朝生。之前聽同事說，源泉村有戶人家，屋頂上開滿了的炮仗花，很美，要我来採訪。我今天看了也的確是這樣，真的很美，比我看過的任何花都還要美。不知道可不可以……。」

「嗯，我知道了。」女孩突然打斷了胡朝生的話，正色地說：「但是我們家原則上是不接受採訪的，不好意思。」

「那我可以拍幾張照片嗎？當作配圖就好，不刊登文字也沒關係，不會讓人知道這是在

哪裡拍的。」

「這個我也無法決定。」女孩略加思索後說：「不如留在我們家吃晚餐吧，我掌廚喔。等我爸爸回來，你們再聊聊。」

「好，那打擾你們了。」

「這邊請。」女孩轉過身子，彈跳一般往屋子走去，埋進大片大片的陰影之中。

胡朝生撥開炮仗花的藤蔓，只見夕陽為女孩短短的馬尾漆上只屬於深秋斑鏽的紅，甩啊甩的。胡朝生這時才注意到她是赤著腳的。起風的瞬間，他覺得她也是一顆土棕色的蘋果，從雲片零落的天際，輕飄飄地，降落在這個鐵皮屋頂上。

參

「喀噠。」

燈亮，一股老舊煤灰的氣味瀰散開來，夾帶著鏽蝕氣味。女孩牽著胡朝生的手，穿過長長的甬道，他一邊走，肩膀一邊刷過掛在牆邊的，一落落乾枯的稻穗。

走廊的盡頭懸著一架不會走動的肖楠木鐘，像一頭停滯許久的大蛾。女孩推開左邊第二道門，走廊的燈光竟只能進逼到一根拐杖的圓徑。女孩鬆開胡朝生的手，熟練地拉開矮櫃抽屜，「這個房間不開燈的。」她一面解釋，一面取出一座三叉式的銀燭台，摩擦火柴盒劃開一

線星火。房間黑幕掀起，胡朝生驚訝於，那竟是一個潔淨而環繞著微弱光量的房間。就像拿一條細緻的絨布，小心翼翼地擦拂過每一寸家具，顯得一絲不苟。牆漆得亮白，一排高高的書架，格成八層，擺滿英文書名的精裝書，簡直就是一間模型預售屋。「這是我的曾祖母。」胡朝生順著女孩的手指，往更深處的黑暗看，燭火魅晃晃的，照射著一個小小的身體。老人的頭髮已落盡，露出一塊綠脈橫佈、近於透明的頭皮。胡朝生想，大概只要再靠近一點，就可以看清楚腦的構造。

「阿祖祖，伊是之前甲妳講過的胡朝生，我的男朋友。」他們雙手垂下，站在那個躺藤椅的老人面前，好像等候著老人僅存的牙床張開，吐露無關緊要的吩咐。燭火魅晃晃，老人的影子折在以紅紙貼起鏡面的梳妝台上，像極一具以瑜珈姿勢入定的僧侶。「這是我的阿祖祖，」女孩的語氣就像隔了一層厚厚的水霧，與其說是介紹，不如說是解說，「我阿爸說，就是我阿祖的阿祖囉。」老人的身子緊緊裹著針織毛毯，頭顱顯得特別大；她的眼瞼半張半闔，臉上的每一道蝕痕都像刻錄著這個家族的史譜。

老人的每一寸呼吸都有一種近似古玉器的溫潤滄桑。胡朝生感覺，老人像自有這棟房子以來，就一直「長」在這裡。或許，跟屋頂上的炮仗花一樣，皆來自不可辨認的洪荒時代？

「我們在這裡不會打擾到她吧？」

「不會。她是植物人了，感受不到的。我小時聽阿祖說，我阿祖還小時，阿祖祖就已經

是這個樣子了。」女孩的曾祖母在九十三歲時去世，那已經是十年前了。我粗略估算了一下，眼前的老人至少以這樣的狀態生存了一百年。難怪那麼安詳，不曾存在一樣的安祥。

胡朝生想起了小舅公，也似古玉器般，死亡存在的證物。小舅公因大腸癌久臥病床，多次放射治療後頭髮掉得精光，僅存稀疏鬍子也染成一段段的銀芒。小舅公原來身材高壯，罹癌後卻似進了魔術箱，體重轉瞬從原來近百公斤的圓廣，直落到五十出頭。有一陣子小舅公昏昏醒醒，醒來後突然精神奕奕，大聲嚷嚷：「我求你們，趕緊乎我那個去吧，多耗代誌。」祖母總是安撫著，「泰山啊，你的身軀正在慢慢啊恢復健康，嚟想那麼多。」其實家人心底都明白，時日不多只是一個不願揭露的謎底。「我自己耶身軀我上知影。」小舅公的眼底明滅著爍爍的光亮，讓胡朝生以為他定可再活個三兩年。

一個颱風過境的早晨，小舅公吃罷早飯，在護士解開點滴的片刻，轉身自二十一樓的窗口騰飛而出，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小舅公把稀飯吃得精光，碗筷擺齊，不留下一點麻煩。胡朝生並不想提及安樂死的問題，女孩卻自己說，曾祖母沒有感覺了：她不會聽、不會說，所以當然不會哭不會笑不會苦惱。但她還是「知道」的。

「知道什麼？」

「知道自己是一件家具。」女孩蹲在老人的腳跟前，拍打著被毛毯緊緊包裹著的小腿肚。

「哪一種家具？」

「需要插電才能運轉的家具。可有可無，但因為不太耗電，所以有的話家裡會過得更好的那種。」女孩揉捏著老人的右手，想了一會道：「即使只有好那麼一點點，大概是捕蠅燈那一類的電器喔。」

胡朝生這才有一點明白了。

「你們不用請人照顧她嗎？」

「還有我啊，她不用吃飯和喝水就可以維持生命，所以也不會有上廁所之類的問題。每天我都會固定兩次來這裡揉揉她的手，翻一下她的身子，講話給她聽。我根本不敢把這件差事交給別人，我知道阿祖祖只要我，我沒辦法想像別人照顧阿祖祖的樣子。」

「那妳要照顧她到什麼時候？」

「我大概一輩子都離不開了，」女孩輕輕地把老人的身體翻轉至左側面，冷冰冰的溫柔，像煎一條破碎的魚，「你知道嗎，我真的一點都不會覺得遺憾喔。」

「好了，出去吧。這裡待太久，會讓人想哭。」女孩站起身子，推著胡朝生的背，輕巧帶上了門。胡朝生仍能聽見房裡老人的呼吸，沉默而強悍。

肆

女孩的父親，總是夾帶著風雨出現。

「緊來呷飯囉！」她的父親像是一支精密錶，總是不偏不倚地在晚間六點十二分倒車進門。他一跳下藍色發財便開始大聲嚷嚷，數十桶的茄子都還綁著沒卸下，就先把鐮刀倒鉤在粗麻繩上，一路脫鞋脫襪，最後拉下袖套時已坐在電視前，打開民視晚間新聞：「呷飯呷飯！上菜上菜！」

女孩似早已習慣父親的準時，飯鍋大概會在六點跳起來；看今天要吃高麗菜還是韭菜，只要到後院挑一把洗淨了就可以炒。如果街坊鄰居送來雞鴨，或者一時興起想吃養在花圃的螺仔肉，再外開一鍋加菜。

「阿伯好。」胡朝生坐在電視的左側邊，他的背後有一台不知為何放在客廳的老舊洗衣機，使他必須微向斜傾才不會擋到男人的視線。

「好，你好！」男人一面扒食米飯，一面大聲地回話。

「湯喔，慢慢仔來。」女孩一腳踢開廚房的紗門，以扭乾的抹布捧來一鍋冒著熱氣的湯。胡朝生站了起來，想接過湯，女孩撇了撇頭拒絕。

女孩才剛坐定，一個背駝四十五度、滿頭白髮的老人走了進來，他的手上輕飄飄地提著一袋土芭樂，「黑黑仔阿祖，呷飯啊！」女孩熱情地高聲叫喊，男人卻頭也不抬地埋首吃飯。

「無免啦，我已經呷飽啊。」白髮老人說，「我提恁後背田那邊的芭樂來，恁阿祖祖講伊想嘍呷。」

「阮阿祖祖住那間房間。」

「妳敢可以帶我去？我看不太到路。」

「好啊。」女孩站起身，接過那袋芭樂，撞開紗門，白髮老人駝著跟在她的身後，一面碎念著：「最近的收成沒好，攏乎風颱掃掃落……。」

「剛才那個，是叔公祖。」當老人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轉角，男人扒了一口飯說，「十多年前已經過身了。」

「喔。」胡朝生說。新聞正播報北美洲的森林大火，延燒的範圍有三分之一個台灣那麼大。

那天晚上，胡朝生夢見自己燒了起來。他劇烈地感覺疼痛，心底卻沒有一絲惶恐；他覺得幸福，甚至無比心安。胡朝生開始欣賞起那些宛若雷極般焦木的紋路，發現自己正逐漸燒成一個好看的形狀。

圍繞滋長的火焰，好似從身體延展出去的莖脈，正吸吮著簌簌流動的血液，長成一棵無與倫比的炮仗花，在鐵皮屋頂上寂寞地飄舞著。

伍

女孩抱著老人無骨魚般柔軟的軀體，蹲跪在地吟喃仿若詠咒。老人的身體像浸泡進高濃

度的鹽水中，愈縮愈小，只剩下那顆衰老得無法辨認的頭顱，卻仍大力而勉強地喘息著。牆上的泥灰大片掉落，砸得他們滿頭都是白屑；細塵也從每一個角落暗長起來，濕黏的青苔如蟻群掩覆。這個房間的時間正迅速轉動，像是一場大規模的鏽蝕，轉瞬成為龐然的廢鐵。

氰化鉀冷肅而沉默地流遍老人的身體。

西南氣流引來暴雨，屋頂上的炮仗花被風颳旋而起，復又落下。落在掛著零落衫褲的衣竿子，落在長滿青苔的水溝，落在門臺前一盆盆的沙漠玫瑰，落在另一片壓扁碾碎的炮仗花上。

那是他們的婚宴，席開二百桌，因為全村的人都有一點點血緣關係，每一戶都發送了請帖，全村村民都來參加。棚子沿著水溝搭建，一路從村頭到村尾，胡朝生親自敲下每一個鐵柱的定點，紅藍白三色的帆布鋪張了整個源泉村的天空。與會者都不撐傘，他們從一輛輛黑頭車走下，自在地穿梭雨中高聲談笑。每一個女人都穿了緊繃的旗袍，戴上假睫毛擦上鳳尾眼妝；男人則是清一色的領帶西服，雨水好像都避著他們，開出了一條透明的走廊。胡朝生遠遠看見，女孩的黑黑仔阿祖，他的頭髮染得黑亮，梳了個港片中的大油頭，仍是提著一袋土芭樂。

「新娘真水真好命，內家外家好名聲；吉日甜茶來相請，恭賀金銀滿大廳……；新娘娶到厝，家財年年富；今年娶媳婦，明年起大厝……。」舞台上的主持人是女孩的大姨婆，她也穿了件旗袍，手臂擠出一圈圈肥嫩的白肉，氣喘吁吁地唸著從《婚禮吉祥話全集》之類的書抄

錄下來的聯子。台下面頭湧動，尚未開席就已吵亂成一團，根本沒人聽她；她卻還是像個用功學生，背誦〈過秦論〉般朗誦著早已熟爛的祝福。婚宴的舞台蓋在村子中心的保安宮前，偶有外地人會開來小貨車（多是陰雲籠罩的午後），取出一落塑膠矮凳排滿整個廣場。一張紅色印花布上堆滿五顏六色的罐子，外地人站上廟前的台階，打開大聲公便開始拉人賣藥。歐巴桑們聚攏過去，常常不是買藥，而是為了拿菜瓜布洗衣粉等贈品，或者聽一些外面的故事。每到七月半那裡還都會築起一座牽引亡魂的招魂台，殺一頭黑血四流的大豬公。

人們逐一坐定，開席的鞭炮劈啪大響，胡朝生被安進一桌全是陌生臉孔的親人席。女孩和她的父親仍待在房中，胡朝生那邊的家人則根本不知道他要結婚。所有的事情都來得過於突然，如果不是阿祖祖死前的要求，他們也不會那麼倉促決定。這個是明堂阿叔，這個是福仔阿叔，這個是娟仔阿姑……，自稱「美月」阿姑的女人，揮著粗短的手指一個一個向他介紹，她手上的金錶閃得他頭暈目眩，睜不開眼睛。一桌酒敬完，別桌的賓客紛紛走來，要看新郎長什麼樣子。那些人皆是女孩的親友，甚至還有幼稚園同學的，他們全神秘兮兮地拉胡朝生到一旁，要他自己小心。「那個查某囡仔水是水，但是有淡薄仔奇怪。」胡朝生扯了扯紅色領結，感覺有一條繩子正束緊他的喉頭，他每舉起酒杯，便想要嘔吐。

「阮的新娘出來啊！新娘是水噹噹，嫁過那邊一定致蔭尪……！」站在台上的主持人大姨婆突然大喊，麥克風的音響發出尖銳的雜音，壓過全場鑼鼓震天的聲響。女孩像從地底浮現

般，穿了一襲純白禮服現身，所有人都靜默下來，轉過頭去注視新娘。胡朝生趕緊站起，撥開重重的人牆，一把勾起女孩戴著雪紡手套的手臂，這時他才見到女孩的裙襬拖曳在地，約有五公尺長。人群像蜂聞到蜜一般，紛亂聚集，閃光燈此起彼落。胡朝生聽見一個粗糙的男聲，以閩南語高吼著：「入洞房！洞房！洞房！洞房！」人們也跟著起鬨：「洞房！洞房！洞房！洞房！洞房！」他感覺一陣天旋地轉，並不知道要走向哪裡。他捏了捏女孩的小指，女孩仍咧開嘴，幸福地笑著；他再捏，女孩才悄聲道：「跟我走。」

女孩緊勾胡朝生的手，隨著大群人潮簇擁向前，流水席一路往村尾蔓延。他們每往前推進一桌，餐席上的人都以為是新郎新娘來敬酒，便停下手中碗筷，爭先恐後地遞菸給胡朝生（有的說：「這個好抽喔。」），或者直接舉起酒瓶，自己先飲一口，「我乾杯，你隨意。」女孩一面笑著推托，一面叫出對方的名字或稱謂，還能夠小聊幾句；胡朝生好奇女孩的腦子裡是不是有一本如電話簿般巨大的索引，或者只要打入關鍵字便能展開的視窗？愈往前走，餐席漸次減少，人群也逐漸消失。送婚隊伍偏離了原來的巷子，順著水溝，轉入一道沒鋪柏油的黃石路。路畔種著滿掛果實的芭樂樹，有些甚至過熟掉到地上，幾隻果蠅附在上面舔舐。那些芭樂樹好像沒照顧，卻結實累累，「大家都去參加婚宴了嗎？」

不知走了多久，他們越過芭樂園區，走進一座已然荒蕪的墳場，此時還有幾個老人跟著，其中包括仍提著一袋土芭樂的黑黑仔阿祖。胡朝生不經意發現，墓碑上刻的全是同一個姓

氏，女孩的姓氏。老人們的臉色愈走愈差，紛紛告退，有的甚至什麼都沒說，就轉身消失；當他們站在一幢巴洛克式的紅瓦房前時，就只剩下他們兩個了。

「阿祖祖置內面。」

說罷，女孩便推開了門。

陸

胡朝生把頭埋入女孩那對漂亮的乳房，女孩扭著身子（胡朝生聽見了她的骨骼間發出齒輪磨轉般的「喀喀」聲），讓胡朝生可以更輕易地含入。胡朝生濕熱而盲目的舌，循著女孩腫脹的乳頭，工筆畫般描繪著其乳暈的細微凸起。女孩像一頭病弱的小鹿，發出低聲哀鳴。胡朝生伸出指甲剪齊的指頭，向更深處探去，發現女孩的體毛已整片浸入黏稠的液體，散發一股寂寞至極的腥香。

「阿祖祖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

「哦？」

「她是我的姐姐……，阿爸領養的姐姐。」

女孩翻過身來，把胡朝生壓在底下，貼伏著胡朝生的胸膛，像在回想著一椿離她多麼遙遠的事：「阿祖祖的爸媽都被我爸殺了……。呵，可能是良心不安吧，就把當時沒有死透的阿

祖祖帶回來養。他要我叫她姐姐，我說不要，我要叫她阿祖祖，我想要一個阿祖祖。後來像你看到的，阿祖祖變成植物人，吃飯拉屎一律無法自理，變成我在看顧她。」

「嗯。」

「你知道嗎？如果她不死，我就沒辦法離開這裡。」

「嗯。」

「不要只是嗯，你覺得呢？」

「你在說謊吧？」胡朝生摳搔著女孩の後頸，女孩的身軀像一條橡皮筋，發出靜電似的快速顫抖。

「對啊。」女孩笑了，笑起來也像一顆秋天的蘋果，「我在說謊。」

柒

女孩的阿祖祖，像一匹毛皮般讓女孩的父親拎持著。

胡朝生永遠記得，那個明明是「植物人」的阿祖祖在注射氰化鉀後，竟像被灌入電力的胡桃鉗木偶，突然開始走動。她走到梳妝台前，雙手併出，把那塊遮翳鏡面的紅紙撕下，房間的肌理像被精密的手術刀割開，時間重新流動。沒有任何瑕疵、髒垢的鏡面，反射出老人乾朽的牙床生出一排潔淨而堅固的牙，光亮的頭皮則長出一頭鬚長的黑髮。「這是我的模樣嗎？」

阿祖祖年輕的臉孔，疊合著炮仗花似的孤獨，「哈哈，這是我的模樣？」

「對，妳就是生成這款。」女孩的父親站在書架前，抱著手，面無表情地說。

「哈哈，我不相信，哈哈、哈哈……，醫生，醫生，我……。」阿祖祖忽然轉過身來，伸出如嬰兒般銳利的小手，抓住胡朝生的左手臂，「醫生，拜託，救我，救我。」

「對不起，我不是醫生。」

「不，我夢見你是，你是這裡唯一對我好的人。」

「我殺了妳。」胡朝生的眼眶佈滿血絲，彷彿看見自己持著針筒的手，佈滿銅綠色的鏽。

「不！其他人都想殺我。你讓我活。」

朽敗的門發出「咿歪——」的聲響，胡朝生感覺每一個刻痕都有熱度。颱風帶來的灰雲被風撕碎、捲離，藍天覆蓋下來，跟渠水一樣冰涼。眼前是一壟一壟的金黃稻穗，被風吹撥著，往同一邊斜倒。

女孩正笑著朝他走來。

「我回來就跟妳結婚。」那是他們的環島計劃。

捌

胡朝生沿著鐵路騎，過了天津瀑布後，就是沒有邊際的茄子園和菸草田。輪胎快速地轉

動著，他身後的山像一道絲帛的卷軸，漸行漸收，他感覺有一股拉力，正將他納入圖畫的一部分。他身後綁了個厚實的旅行包，除了衣物，還有一台單眼，一本地圖。他一路問人（村人們多對他投以困惑的目光），終於繞進了以斑鏽路牌刻著的「源泉村」。

大火旋捲焚風，向胡朝生的面孔撲襲而來。他想及七歲時和祖母往保安宮燒金，水泥香爐高高築起，上頭的五爪金龍幻舞著、炫變著。他的臉暖烘烘的，像是非常輕微的感冒，或者，吃了感冒藥那種幸福的暈眩。兩台消防車高張著刺眼的警示燈光，穿著厚重消防衣的隊員們穿梭來往，水龍從看不見的巷尾拉來，朝著火焰噴灑強力水柱。胡朝生呆立在雨霧中，愣愣看著黑煙和火舌自破毀的窗子升起。雨水沿著他的將軍帽，點點滴滴，滾進他的眼睛，他的齒縫，滾進他手中那束臨時買的鐵砲百合的苞心。

不存在的大火，照亮了源泉村的夜色。

一樹炮仗花，如獸，張開了滿目的寒瘡。胡朝生看見，那一蕊蕊充滿熱情的炮仗花，旋逆而下，像一場石榴色的紅雨。轉瞬又幻射成漫天飛舞的黑色花瓣，落在掛著零落衫褲的衣竿子，落在長滿青苔的水溝，落在門臺前一盆盆的沙漠玫瑰，落在另一片壓扁碾碎的炮仗花上。

他在尚未坍塌的牆上，刻下自己的名；他想，最後一片花瓣也終將化作灰燼。

激發讀者想像力的魔幻之作

鍾文音

無疑地這篇小說具有魔幻寫實的味道，把炮仗花這樣華麗的花朵意象經營得十分成功，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作者。我個人很喜歡這樣的迷幻氛圍，這是一篇可以激發讀者想像力的魔幻小說。

整個小說氣勢能夠展現得如此鬼魅是一種功力，小說敘述前段也頗有桃花源之感，讀著讀著感覺就像是中了蠱，被文字的敘事牽引著走，一直讀了下去。最後炮仗花的意象也恍似有桃花源的現代版之感，魔魅氣氛，讓我在進入小說的故事時，讀畢卻不知道自己在小說故事的哪一段時空，有一種悵惘，不知今夕何夕。尤其是那個老祖母的意象，不死的魂，激起閱讀的戰慄之感。

成功的意象，節奏的掌握，小說空間與時空，人物的立體出色，故事的迷魅瀰漫浸透文字裡，敘事雖有時產生時間的斷裂，但卻仍一步一步地扣緊人物的心理，使我不得不被一段一段的文字拉進了又古老又現代的時空狀態，這就是我喜歡這篇小說氣息的主因。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送給我的小阿姨鄭翔好和她的夫婿阿德。阿德頭戴官帽身背綵花，浩浩蕩蕩騎了三百公里，屈膝一跪，只換得小阿姨一句：「你真好笑！」小阿姨的大紅婚紗照已上臉書，我在眾多的祝福中留下一句「再見」，我們都來到台北。炮仗花盛放的季節，我總幻想美麗的新娘，穿過紅幕離開源泉。漫長的求婚結束，我的致詞絕對不會出現感謝。阿德，你把我的小阿姨追走了。但我會畢恭畢敬的說：「加油！好嗎？」希望我們都不會忘記屋頂上的炮仗花。

簡介

一九九一年生，「輕痰」成員之一，政大中文系三年級。鳳山人，老家在屏東。曾就讀新甲國小，鳳甲國中，鳳山高中，現居台北木柵。文學作品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懷恩文學獎、政大道南文學獎、高雄創作獎助計劃等獎項。



陳柏言

小黃

〔評審獎〕

林俐馨

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黃媽媽的雜貨店沒有任何人上門。

黃媽媽坐在店門口，乾乾淨淨的店裡連半隻蒼蠅都沒得打，只好拿起電話找人聊天。二女兒沒接，陳太太出去了，大兒子家裡是答錄機，阿卿的孫子說她在睡午覺，三孀全家都出國去只剩菲傭，說話達拉達拉地講也是白講，那就算了，把電話錢省下來。

黃媽媽所能做的就是盯著這場大雨，像一片被刮花的便宜塑膠板，把這間店和整條巷子隔開。看著看著，雨就變小了。

雨變小了，才開始聽到街上的車聲，後巷傳來炒菜聲、三樓的叫罵聲伴著孩子哭聲，還有從剛才就沒停過的狗叫聲。

那應該是狗叫聲吧？誰家的狗叫成這樣？真是沒家教，這種狗最好是不養。不對，應該說所有的狗都不要養，黃媽媽最討厭狗在她店門口的電線桿尿尿，怎麼沖洗就是有味道，太陽一曬風一吹就讓她整個人難受起來，還有那個狗屎，狗為什麼要大便呢？每次不小心踩到狗屎就會倒楣個一整天。

狗還在叫，越叫越大聲，聲音在她空蕩蕩的雜貨店反覆迴盪讓她快耳聾了，黃媽媽準備要出門去罵人，一定是後面二樓那一家養的狗，再不然就是斜後面四樓也有可能，再查不出來她就要去報告里長，最好能把整條巷子裡有養狗的都趕走。

把鐵門半拉下，撐起雨傘，黃媽媽一繞到後巷就看到那隻狗，那並不是誰家的狗，一團黑影窩在地上起起伏伏地哀哀叫。如果是沒人養的狗就好辦，直接趕走就好了。

黃媽媽站在防火巷口對著那隻狗叫著：「去，去！」。狗繼續哀嚎。

「走開，快點走開！」狗的哀嚎幾乎蓋過黃媽媽的聲音。

「好啊，你這隻狗，講不聽是不是？」黃媽媽想要上前嚇牠，又覺得這隻狗的體型好像很大，要是被牠轉身咬一口怎麼辦？黃媽媽輕聲走近牠，不時回頭確定一下等會要怎麼撤退，四下張望，只有手上這隻雨傘可以當武器。

「不要在這裡叫了，快點走開聽到沒有？」黃媽媽警告了牠最後一次，狗休息了一下，然後繼續叫。保持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黃媽媽站穩了腳步，收起雨傘伸長了手，試著戳戳牠，這隻狗是怎麼回事，被戳了幾下也不會動，黃媽媽一時找不到什麼東西好用，隨手脫下一腳拖鞋，扔在地上嚇嚇牠，扔得不準竟然直接砸到狗的頭，被砸中的狗停止了叫聲，一動也不動。

怎麼會這樣呢？我不會把牠打死了吧……就憑著一隻拖鞋？剛才出手有這麼重嗎？黃媽

媽不敢相信地看看自己的手，赤著的那隻腳浸在髒水裡，忘了縮起來。

不行，要是牠死在這裡過幾天會發臭，要是沒死又會繼續叫，黃媽媽深深吸了一口氣，決定趁牠要死不死的時候把牠拖走。黃媽媽一跳一跳地靠近牠，黑色的狗躺在積水裡，把周圍染成一灘紅色，是血！黃媽媽倒退了一步，牠可能真的要死了……算了算了把拖鞋撿回來就好。她低下身，小心地向前跨一大步，不知道是不是踩到了那隻狗，一團黑影跳起來差點將她撲倒，黃媽媽連爬帶跑地衝回店裡。

等呼吸稍微回復平順，黃媽媽摸一下自己的心跳還在，而且撲通撲通地停不下來，好險。一身狼狽地坐在店門口，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隻狗一定是本來就受很重的傷，再不然就是有病，對，一定是這樣，黃媽媽安慰自己，不是因為那隻拖鞋（唉呀，鞋還是沒撿回來！），而且剛才牠跳起來的瞬間，好像看到兩隻帶血的老鼠夾在空中揮舞，搞不好連骨頭都被夾斷了，對，一定是因為老鼠夾。到底是誰那麼狠心在後巷擺了帶刺的老鼠夾，還一次擺兩個……「啊！不就是我？」黃媽媽忽然想到，上週去五金行挑最貴的買了兩個擺在後巷，用來抓那些從陰溝裡翻進她倉庫的老鼠。

整個下午第一個生意上門，謝太太來買一斤雞蛋還有一包鹽，提到她睡午覺被吵醒的事。

「不知道是誰家的狗，叫得好慘，整個下午拼命叫，一直到剛剛才停。」謝太太說。

「對啊，好……好可憐。來，七十，有需要再過來。」黃媽媽不知道在急什麼，趕快把謝太太送出店門去，以免被她發現。可是誰不會發現呢？最好雨越下越大，把那隻拖鞋沖走，最好五金行老闆也忘了她上週曾經去買過老鼠夾的事情，黃媽媽這樣希望著，但是就連街上警車開過都會讓她手腳不知道怎麼擺。

黃媽媽再次把鐵門半拉，前往附近的獸醫院，她的腳步走得很急，因為現在正是生意好的時候，大家吃過晚飯出門散步，路過雜貨店會幫小孩買點零嘴什麼的，她要是耽誤太久可就吃虧了。醫院派了一個比她壯不到哪去的年輕獸醫師來，獸醫直接走進防火巷一副不怕被狗咬的樣子，蹲在地上檢查狗的傷口。黃媽媽躲得很遠脖子伸得很長，但什麼都看不清楚。大概有半小時那麼久，獸醫抱著狗走出來，牠兩隻腳上的老鼠夾已經被拆掉了，血沿著醫師的手臂往白制服身上爬。

到了獸醫院黃媽媽才第一次看清楚這隻狗，全黑的、很瘦、就像路邊隨便可以看到的一隻野狗，打針清傷口的時候，牠睜開眼睛四隻腳像划水一樣掙扎，整間醫院都迴盪著牠的慘叫聲，快耳聾的黃媽媽居然有點開心，還好，牠沒死。

很久以前小兒子還在上幼稚園的時候，有一天放學撿了一隻半黃半白的小胖狗回來，她當然不准養在家裡，要小兒子馬上丟出去。幾個禮拜後的一天半夜，聽到小孩房裡傳來哭聲，

黃媽媽打開門一看，三個孩子竟然圍著那隻小狗坐在地上，小狗翻著白眼嘴巴吐出泡泡，全身一抽一抽地，兩個大的孩子一看到她進來就用身體保護狗，只有小兒子哭著跑向她，趴在她懷裡不清不楚地說著：

「媽，小黃要死掉了啦！……我……我都有餵他吃飯……他還是死掉了啦……」
後來小兒子長大了，就學著兩個大的一樣，有越來越多事情瞞著她。

「三個孩子跟我都不親。」黃媽媽常常對客人這樣抱怨著，就像抱怨今天太陽好大一樣拿它沒辦法的口氣，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養孩子怎麼會養到像仇人一樣，到底上輩子造了什麼孽。

從獸醫院回來的路上雨已經停了，折騰了這麼久也過了有人上門的時間，關上鐵門的黃媽媽肚子咕嚕咕嚕地叫著，好晚了現在。

第二天又是個雨天，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醒來的時候才知道自己睡著了，黃媽媽口水量得整片胸口都是，門前的雨還在下著，跟之前一樣不大也不小，所以不知道過了多久。

應該睡了很久吧，剛才做了一個在水裡的夢，所以口水才流成這樣，好像還夢到小兒子，對，是小兒子在水裡，然後呢？然後呢？！門前的雨細細碎碎地囉唆，但想起來的盡是眼鏡放在哪裡、電鍋插頭要拔起來、垃圾車來了、拉鐵門……這類的日常瑣事，她實在太久沒看到小兒子，剛剛到底夢到什麼？……不行，要趕快打個電話給他！

黃媽媽急忙翻出電話簿之後就停下了動作，她其實知道小兒子會怎麼回答她：「怎麼樣？我沒事啊，有，都有吃飽，好啦，我要去忙了，有空再打給你。」但是他從來就沒有有空的時候，在電話另一頭，不是呼呼的風聲就是吵雜混淆的人群，難得安靜的時候他要壓低聲音說話，再不然就是大清早還在睡覺，寧可睡覺也不願意再多講兩句話，黃媽媽看著電話簿，電話卻自己響了起來。

「……您好，請問是張小姐嗎？」才響不到一聲就接通，電話那頭的人像被嚇到一樣吞吞吐吐的。

「你打錯了喔，沒有什麼張小姐。」

「請問是2891XXXX嗎？」

「對啊。」

「那請問有沒有一位張美霞小姐？」

「張美霞，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黃媽媽覺得臉燒燒燙燙的，聲音不知道為什麼也變軟了一些，已經很久沒有被叫做張小姐了，連叫她阿霞的都很少，誰會這麼客氣地用全名稱

呼自己，難道是詐騙集團？

「張小姐您好，我這裡厚生動物醫院，您昨天晚上送來的一隻黑狗現在：」果然沒好事。

「等一下等一下，那隻黑狗不是我送去的，是你們一個醫生自己抱進去的喔，昨天那裡的人都有看到，都可以作證。」

「對，是我們李醫師抱進來的，不過那也是因為你說狗困在暗巷裡面抱不動，才請我們派人去幫忙你記得吧？」

「唉呀反正那隻狗不是我的啦，跟我沒有關係，我現在有客人要去忙了，就這樣，再見。」她學小兒子一樣乾脆俐落地掛上電話。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還兩個禮拜，日子一旦重複起來都差不多，反正就是紙類資源回收那一天，黃媽媽搬起倉庫裡的紙箱，發現又一堆老鼠屎，想著等下倒完垃圾去買個老鼠夾，還要有帶刺的那種，看還有誰敢……她當然想起了老鼠夾在空中揮舞的那兩隻腳，還有地上的一大灘血，到底那隻黑狗後來怎麼樣了？

「黃太太，你去過」二對面那家動物醫院嗎？」一起等垃圾車的江太太突然這樣問，害她滿手的紙箱掉一地。

「沒有，從來沒去過，我又不養狗。」

「也對，你不喜歡狗，不然那裡有好幾隻剛生出來的小狗可以認養，有黑的有黃的還有白的，每一隻都胖胖呆呆的，好可愛喔！」

黃媽媽還以為她要說什麼呢。那隻黑狗是死掉了嗎？要是沒死，怎麼動物醫院沒再來向她要錢？腳被夾成那樣，搞不好連骨頭都斷掉，一定要花不少錢吧？！黃媽媽每次想到這裡就對著自己說：是牠自己夾到的，我有送牠到醫院去已經很好了，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

「不是我的錯，不是我的錯……」黃媽媽喃喃的話語隨著明滅的火苗化作輕煙往上攀，不厭其煩地向列祖列宗解釋、向天公解釋、向土地公解釋、向媽祖解釋、向觀世音菩薩解釋，「這個月店裡生意很差，我連會錢都是湊出來的，叫我再去付這一大筆錢實在沒辦法，而且路上那麼多流浪狗，每一隻都是自己顧自己啊……」上天似乎沒有被她說服，黃媽媽在夜裡常常聽到狗叫聲，只要一躺上枕頭就隱隱傳來，嗚嗚嗚、汪汪汪、低吼咆嘯偶爾撒嬌，她鼓起勇氣推開窗戶，聲音卻忽然消失了，連方向都無從尋找。

黃媽媽拿了店裡的冥紙（一疊進貨也要三、四塊錢的）在後巷燒給那隻狗，雖然不知道牠叫什麼名字（流浪狗哪會有什麼名字？），也不確定燒到天上去狗可不可以通用，總之希望牠不要再來糾纏，早點去投胎轉世，以後互不相犯。

對了，牠是死在動物醫院的，那邊也要燒一點。黃媽媽藏著一小疊冥紙，像是要到獸醫院附近的公園去散步一樣不去看路人的眼光，可是今晚獸醫院生意好像特別好，到了十一點都還沒拉下鐵門，門口櫥窗一直擠滿人，黃媽媽把鴨舌帽壓低一點，靠近看看大家在湊什麼熱鬧——那是好幾隻胖胖呆呆的小狗，有黑的黃的還有白的，逗得圍觀的大人小孩好樂，不顧櫥窗上貼的告示拍打起玻璃要小狗表演「看這邊看這邊！快點！看我！看我！」「小狗來這邊！過來過來！」這片熱鬧的吆喝聲被兇惡地制止了，一聲低沉的嘶吼發自一個齜牙咧嘴的母親，那隻隱在黑暗中的母狗一站起身來讓圍觀民眾全部往後退一大步，其中退得最遠的是黃媽媽，「這是看到鬼了嗎？怎麼跟後巷那隻狗那麼像？難道牠沒死？」黑狗的兩隻前腳爬著直向橫向的好幾條大小蜈蚣，粗粗細細的縫線、伸不直的腳讓牠看起來像一個失敗的拼布娃娃，對，真的是牠沒錯，牠沒死！牠沒死！

黃媽媽手中的那疊冥紙被她握得濕軟，鴨舌帽不知道什麼時候被擠掉了，被嚇壞的黃媽媽回到家裡，先燒一炷香感謝祖宗保佑，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

之後的幾天黃媽媽常常到7-11去假裝買東西，好偷看對面動物醫院的櫥窗，櫥窗裡的小狗們一天天被領養走，就連最醜的那隻最後也不見了，只剩下牠們的母親，杵著醜醜的腳在空蕩蕩的籠子裡發呆，不知道在等什麼。

等到7-11裡的冷氣變成暖氣，玻璃門外的行人把厚外套拉得越來越緊，一陣風吹起讓落葉和垃圾翻飛，黃媽媽早就不在這個舒適的位置假裝看雜誌了。她才沒那個美國時間，很快的是立冬要進補、接著冬至要吃湯圓，趁著價錢還沒被抬起來之前先多進一些貨放著。

整個屋子都堆滿了米酒，黃媽媽踩著地上難得的空隙前進，就像在跳恰恰一樣開心，把這些都賣光的錢拿去進湯圓，湯圓賣光以後的錢去進春聯跟鞭炮，這樣就可以過一個好年了。

過一個好年，她微笑著。孩子還在念國小的時候，一到過年就擔心有人上門討債，每年的除夕夜要輪流去躲到親戚家，後來，遠的近的親戚都被躲光了。

最近雖然景氣不太好，錢變得越來越小，但黃媽媽覺得上天其實對她很慈悲，像上次老鼠夾夾到的那隻狗最後竟然沒死，原來，流那麼多血是因為生小孩啊！如果黃媽媽記得沒錯的話，最後鐵籠子是整個空的，連母狗也被領養走了嗎？一隻跛腳狗，又兇又醜，有誰要養啊？

下午天氣很好，不太冷也不太熱，黃媽媽趁著人家午睡時間把鐵門半拉下來，左右手拿滿了米酒搭公車去女兒家。

因為拿了東西所以沒有手，而且出門太匆忙忘了打電話，黃媽媽在公車上坐定開始藉藉口，等會女兒又要抱怨她為什麼每次都忽然來訪不提前通知，奇怪，去自己的女兒家又不是看

牙醫，還要先預約才行？也沒有要你準備什麼豪華料理，不過是來看看孫子就走。

鐵門還沒拉開就聽到小安安的哭聲，女兒頭髮亂七八糟應該是在睡午覺，一定是前一天晚上被小安安吵得睡不好。黃媽媽把米酒放到廚房，一手接過小安安，另一手開始料理起麻油雞。

麻油雞上桌了，接著把廚房累積一整年的油污刷洗一下，廁所的水垢尿垢也要用鹽酸刷個徹底，待洗的衣服順便丟到洗衣機去。整間房子乾乾淨淨地準備好迎接新年，黃媽媽找把椅子坐下來，才覺得腰很酸、手很麻、連呼吸都累，她做了幾十年的家事，似乎沒有停下來，沒有機會像現在這樣，覺得自己累了。

小安安又哭了，這次把女兒給吵醒，黃媽媽要女兒先去吃飯，自己來換尿布就好。

「媽！你剛剛是不是動過浴室的櫃子？」

「我都幫你重新整理好了。」

「那你把吹風機放哪裡？」

「我拿到你臥室裡面啦，你放存摺的那個木頭櫃子打開第二個抽屜，我跟你講，那種有電的東西不要放浴室裡面，萬一觸電走火還是什麼的……」

「你為什麼又沒沖馬桶啊！」

「只是尿尿而已不用沖啦，告訴你要省一點，像水啊電啊省一點就是存一點，每天省下

來有多少你知道嗎……」

女兒從浴室含著牙刷走出來，佈滿血絲眼屎與黑眼圈的雙眼直直地看著她，像是想說什麼，卻又沒有任何話可以說。好安靜，連小安安都不敢哭了。

黃媽媽知道自己該離開了，所以收拾好東西說要回去看店，女兒在門口塞了紅包在她手裡，說過年要跟老公回金門去，也許不回家了。

黃媽媽提早一站下車，走到郵局，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數一數紅包裡的錢，熟練地填下紅色的存款單，走到櫃臺又揉掉重寫。小兒子不知道會在這裡過年？身上的錢還夠不夠用？……黃媽媽拿出小兒子的存款簿，帳戶號碼字寫的太小，她摘下老花眼鏡用上衣擦乾淨，要是寫錯一個字就轉到別人戶頭去了！黃媽媽一個字一個字抄寫著，睜大著眼睛，直到目油滿了眼眶。

湯圓比預期賣得還要好，冷風從店門口灌進黃媽媽笑開的嘴裡，等一下再去批十斤貨來賣好了。好冷，真的好冷，連狗鼻子上呼出的氣都冒煙，這些流浪狗怎麼都沒被抓去進補，只要她一到後面去上廁所或整理貨，全部都圍著門前的湯圓攤子像是要撲上去，餓成這樣，都還沒煮熟的也吃。

黃媽媽拿著兩把蒼蠅拍左右開弓，牠們進不了方圓五公尺內，有的狗很狡猾，從右邊趕

走牠繞個小巷子又從左邊回來，不然就是躲在車子後面再伺機衝出來。只有那隻黑狗一趕就走，就是兩腳彎彎曲曲皺巴巴，被老鼠夾夾過的那一隻狗媽媽，因為牠動作太慢了。黃媽媽看到牠又回到路上流浪，覺得所謂的獸醫也不過跟自己差不多嘛，還以為他們多有愛心呢，天氣這麼冷還把人家丟出來撿垃圾吃，是要餓死牠嗎？

整個下午在門前趕狗，天色漸漸暗了，今晚的天空有星星，黃媽媽的心裡也有一件等著發生的事。她換上大兒子結婚才訂做的洋裝，這樣會不會太明顯了點？外面搭個舊毛線衣好了。配上膚色絲襪，黃媽媽對自己的腿仍然感到很滿意，那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被稱讚過的地方。

頭家今天晚上會回來。

她做了簡單的三菜一湯，放到涼了又再熱過一次，都是因為天氣太冷，菜很容易涼。熱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表面的油都結成片，黃媽媽才拿起碗筷一口一口吃起來……不是說要回來嗎？要回來不是要一起吃飯嗎？不吃晚飯也不先說一聲嗎？誰稀罕，我自己煮我自己吃，你通通都不要吃！

吃完整桌飯菜肚子撐的得有點痛，邊洗碗邊後悔，等一下千萬不可以跟頭家吵架，不然他又會說回家總沒好臉色看，又躲去那個女人家裡幾個月不回來。

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真的，黃媽媽已經很久不再擔心頭家什麼時候會忽然向她要

錢，或是喝了酒一進門就猛打她。

頭家對另一個女人也會這樣嗎？他們，也常吵架嗎？會吵到鄰居去叫警察、小孩子出門都被指指點點嗎？那個女人有什麼能耐留住自己的頭家？為什麼能忍受身邊的男人像個不定時炸彈？當然，他有時候是個好人，不喝酒不吵架的時候，當他願意對妳好的時候，妳會想這輩子就跟著他吧。

黃媽媽想到這裡連耳根都紅了，忽然覺得該把這身衣服換掉，穿件普通的衣服去把碗洗乾淨。剛脫完一腳絲襪的黃媽媽聽到前面有聲音，而且是開書桌抽屜的聲音，她還沒拿得及穿好高跟鞋，半踩著衝到前面去，是她的頭家。

「你回來了。」

「嗯。」

「吃過了沒？」

「嗯。」

「那要不要吃水果？我下午買了橘子，很甜。」

「不用，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

「回去啊。」

「回去哪？你不是說今天要回來？你騙我是不是，這樣叫做回來？你把我當什麼？」

她的頭家把錢放到褲子口袋裡去，到門口牽機車，黃媽媽翻看抽屜，大鈔小抄連零錢都拿光了。

「你到底欠多少？你們一家人吃的住的都來我這裡拿是不是？我欠你的喔？我欠你的喔！」

頭家不說一句話，發動機車掉頭就要走，如果不是踩著高跟鞋，黃媽媽應該可以追上去一把抓住他，扯著他的褲頭硬把錢挖出來。他也許會反擊一巴掌打倒她在地上，或者跪著求她給幾張大鈔就好，或者兩人又在路口對罵起來，罵到鄰居們把窗簾都拉上，他們連看都不想看、勸都不想勸了。

黃媽媽把高跟鞋穿好，剝掉洋裝前擺的小毛球，停在原地看頭家機車檔泥板上的周慧敏照片，髒髒舊舊的周慧敏在一陣煙霧中笑的很甜，出了巷口然後左轉，接另一條巷子，直走到水果攤右轉，接著周慧敏會逆向一小段，過了紅綠燈左轉，然後混進大馬路的車陣裡加速往前走，一直一直往前走。

於是這就是年夜飯了。黃媽媽嘴裡吐出一陣又深又長的白煙，水槽裡的碗還等著她，可不要留在那裡養蟑螂螞蟻。

一轉過頭發現擺湯圓的小桌子翻倒遍地，那隻跛腳的黑狗正吃得西哩呼嚕亂七八糟，黃媽媽一口氣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來，兩手的蒼蠅拍狠狠落在狗身上啪啪啪，狗咬著半盒湯圓往門外逃，牠跑起來太慢，比不上其它狗當然也比不上機車。

黃媽媽緊緊追著牠，拿起門前的衣架來打，打彎了衣架檢隻破掃把來打，打斷了掃把隨手抓一條破布來抽，一路到了對面馬路，黑狗嘴裡的湯圓一顆不剩，夾著尾巴窩在地上發抖，她和牠都跑不動了。

黃媽媽還是不甘心，就是不甘心啊，這幾十年來的辛苦……右肩一揮，整臉糊掉的妝混著汗水淚水抹在花洋裝上，把僅剩的一腳高跟鞋也脫下來，使盡力氣丟向那隻狗，沒中。

黑狗並沒有要離開的意思，牠伸出舌頭來吐氣，哈哈哈哈哈地跟她起伏的胸口和肩頭互相呼應著，牠眼神裡盡是驚恐與卑微，還有一點點憐憫，像是好奇，又像是理解，隔著一個不會被咬到的距離，黃媽媽看著黑狗，黑狗看著黃媽媽，直到喘息漸緩，遠方放起沖天炮，她們這樣度過了這一年的最後一刻。

店門口吹進的風不再冷得人縮起脖子，午後的太陽也逐漸曬得雜貨店暖洋洋的，這麼舒服的日子，在藤椅上坐著都會微笑地打起呼，可是春天很短，黃媽媽知道，再過一陣子就是梅雨季節，黃媽媽要趕快把堆一整個冬天沒賣完的貨整理一下，貨架重新清出個位置準備賣冰

品冷飲，還有短袖也該拿出來曬洗……前面傳來狗吠聲，黃媽媽不耐煩地踏著拖鞋從倉庫走出來。

「需要什麼？」

原來是一隻慵懶的貓在門前來去踱步，跛腳黑狗對著牠叫得正起勁。

「小黃啊，跟你講幾次了，像這種阿貓阿狗不用叫，有客人進來買東西才要叫，有蟑螂老鼠就要趕走，這樣懂不懂？」

跛腳黑狗搖搖尾巴，選個陽光和煦的地方窩成一團。

「你看你又開始睡覺，一天到晚不做事只睡覺還得了，說你兩句你又開始舔腳，髒成那樣子還舔，沒衛生，腳底下有多少細菌你知道嗎？唉呦，你看看你那個嘴巴，髒死了，吃完飯也不會去喝個水洗一下，油油黏黏的看了就噁心，來，過來擦乾淨……」

儘管每個光臨雜貨店的媽媽太太都受到牠熱忱親切的迎接，黃媽媽始終不肯承認跛腳黑狗是她養的，人都吃不飽了還養狗？她依然持續地向里長檢舉誰家狗隨地大小便、製造噪音，依然會在一陣風吹過來伴隨著街上發酵屎尿臭味時，喋喋不休地抱怨著天底下養狗的人、熱死不償命的大太陽、哪個沒良心的社會新聞、越來越不景氣的經濟……

近晚的空氣有點涼，地平線的餘光把整片天空映成紅色，也斜斜地刺入小黃眼裡，牠抬頭仰望她一張一合沒停過的嘴，起身打了個深長的哈欠，然後窩到黃媽媽的腳邊，翻開肚皮，

享受著此刻的微風。

淡中有濃意

愛亞

作者用平穩語調說故事，使用的文字也淺淡。

但主要角色「黃媽媽」的個性描寫十分出色；她小氣、自私、只在意自己小店的小小生意，生命之中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比她的賺錢行為重要。

作者漸進、漸深地將主人翁內心底層的疼痛挖掘，讓讀者了解這是個與自己三個孩子都不親，丈夫回家只偷錢却不久留，沒有親人又沒有朋友，當然更沒有人愛，這醜怪婦人孤單的生命拖拉著自己和小雜貨店日復一日，活著。

小說中另一個主角——流浪黑狗甫一出現便十分「搶戲」，作者在處理黃媽媽與被人虐傷兩腳的黑狗之間的各種情節，都愈寫愈感人。同時帶出捕鼠夾的令人驚心，而怎樣自私無感之人被黑狗喚醒心底的靈魂，怎樣日常生活中萌發了惻隱之心，而終至與跛腳黑狗相依為命，這些，全在作者淡中有濃意的筆下一絲一絲披露及壯大。

更有趣的，讓人思索的一個問題是：黃媽媽呼叫黑狗的名為「小黃」！小

說題目就叫「小黃」，黑狗名字為什麼喚「小黃」？

好看的小說。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的肯定，雖然我曾經多麼希望能夠早一點被肯定，但非得經過這許多考驗與等待，才能明白上天的安排。

謝謝我所經手的狗狗貓貓們，牠們教會了我很多事情：臨床經驗、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世界、單純地去愛人。

謝謝我的家人和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讓我變成現在的樣子。

謝謝羅正儀，在沒有人肯定我的時候，永遠頒安慰獎給我。

簡介

一九七九年生，中興大學獸醫系、台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劇場義工，有一隻叫做湯米的小狗，以獸醫為業，以寫作為一生懸命。



林俐馨

〔優選獎〕
子宮

王業翰

漆黑的前方，眯著雙眼隱約可見是一道狹縫，岩層的肌理與紋路不知是透過視網膜上捕捉到的微弱光線映照出的真實還是腦海中想像創造出的細節。正想再看仔細一點，光線投射進來了，沒調準的焦距與亮度模糊了視野，霧茫茫地令人頭昏，畫面自動微調校正，如同在半按著快門的數位相機螢幕上看到的動作一樣，機械性不帶感情，精準地令人戰慄。

原本以為是隧道或峽谷的景色現出原形，黑暗中自以為看見的兩旁岩層崩落，暗褐色的皺褶柔軟地被米黃色橡膠手套包覆的兩根手指撐開（從外形與動作可以判斷出是食指與中指）。顯露的暗粉紅色孔洞溼潤透著溫暖的氣息，另一手拿起的金屬器械冷豔地反映著亮光，緩慢、輕柔卻掩蓋不住動作本身的攻擊性質，穿刺進富有彈性的孔穴，（深吸一口涼氣）。轉個方向，乳膠手套輕輕一握，通往幽暗遠方的隧道便張了開來，暗紅色的隧道通向看不清的彼端，燈光晃動了，清楚照射出盡頭的模樣，猶如隆起的火山丘，中央窄細的孔道通往不可測的地底，幽深不可知。

畫面轉為黑白了，模模糊糊地像是故障的電視機，耳邊幻聽般若有若無感覺到沙沙沙的響聲，黑白灰的顆粒粗略地勾勒出影像。盯著好一會努力辨識，像是一張臉，似乎是嬰兒，輪廓起伏不明顯；畫面再晃動一次，又變成沉睡男子的面容。揉揉眼睛再看一遍，（畫面失焦再又聚焦），仍然是童年壞掉的電視機，沙沙沙的黑白灰三色顆粒閃動著。

「看起來是子宮裡的腫瘤，我建議妳要開刀拿掉。」

天啟似的語音平空響起，好像有光束照下。視角轉動，白衣男子映入眼簾，名牌上字跡晃動難以辨識，仰角上望，那略帶倦容的側臉，竟與剛才浮現的沉睡男子面貌相似，且漸次清晰起來。

男子睡著，趴臥姿，枕頭並未壓歪他的嘴角，下方的嘴角乾淨地閉著。細嫩無皺紋的皮膚白淨地訴說著青春的信息，額頭上一粒紅腫的青春痘被汗溼的髮絲半掩著。黑色細邊的無框眼鏡隨意倒著扔放在床頭的一角，下邊平置於淡黃色的書冊，從呆板的樣式設計及單薄的紙張質感，大概不是補習班講義便是參考書。

藍色條紋雜方格的床單被少男熟睡的軀體扭得波紋凌亂，單薄的涼被由結實有彈性的小腿腹垂至地板。藍白拖鞋只見一只被薄被遮了一半，另一只也許踢進床底了，更遠的地板米白瓷磚上一落一落堆疊的各式書本，邊邊角角的灰塵結著蛛網微微震顫著，書本以半傾倒頹圮的角度彼此支撐，危樓般立著。另一角落的電風扇大聲地轉動，呼呼穩定的低頻聲音催人入睡，卻一陣陣挑逗撩撥著少男的汗衫，像撥弄弦樂器，暗示地裸露出一截後腰，絨軟的細汗毛輕輕

搔著心裡的癢；中央脊椎骨凹陷的弧度完美地突顯兩側腰上隆起的肌肉，像一把琴，不是古老名貴泛著歲月木紋光澤的那種，是新上漆，仍然留著森林的氣息，像林木多於像琴的那種。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沉下來，路上的燈火猶抵擋不住夜幕的籠罩，只似繁星點點，綴著城市的夜晚散發出叢林野性的意味。路人的眼瞳中閃著磷火似的光芒，明明滅滅地看不真切。俯瞰聚焦，樓下一名長髮女人，忽明忽暗地吸吐著菸絲上綻放的火花，然而即使是從頭頂上視角如午時的日影把人壓扁成圓餅狀，仍然看得出這女人身形的頎長高挑，昏暗的路燈與香菸的星火映得女子面目模糊。像在等人，搖晃著，女子每幾分鐘不斷轉換站立重心腳，三七步像舞姿般扭動，透露出動物的訊息。規律吐著煙花，間或目光放空望著巷道發呆，像是懂惘著叢林深處走出的會是王子抑或惡龍。

另一頭的黑暗，不知通向何處，兩旁灰白的水泥牆延伸下去，夾住一片黑景，像拉長未曝光的底片，掩蓋了光線在其上鐫刻的圖象。然後，有光射出，景象由遠而近曝光，顛動著顯現出來。燈光同樣照清了女人的面容，老式細長柳葉形的紋眉，微上吊的鳳眼，臉上淡淡搽著粉，卻在車燈的照射下顯明起來。兩個中年男人騎乘機車出現，皆未戴安全帽，前頭那個瘦小黝黑，同樣叼了根香菸，後頭那個挺出的肚腹頂著前面，像是催促著，兩人皆散發出中年男人特有的餓味，一種沒出息混雜著汗水體味的酸臭味，女人面無表情地吐了口煙，高跟鞋細尖的鞋頭，踩熄了那一點星火，天色完全地暗了。

仰角向上，方格狀的窗臺零落落地透著燈光，少男翻個身醒來了，外邊幽暗的世界似與他無關。從午後就點亮的日光燈照得整個房間白晃晃的看不真切，少年眯著眼一手揉著，另一手往床旁的書桌探摸，電子錶上數字不斷跳動著，他盯著手錶看了好一會。「幹。」他說，略帶怒氣地把錶扔回桌上，現實的聲音打破猶在夢境的虛幻，距指考倒數九十八天。少年爬起來，順手將薄被捲成一團丟回床上，一隻腳在床底找著拖鞋，翹起的大姆指有些青春的俏皮。他的背影進了廁所，燈亮起，響起小便的水聲，房裡的氣味透著不屬於這個年紀的落寞。

英文單字的背頰聲從廁所裡傳出來，最後的幾滴尿在馬桶裡泛著漣漪，少年走出來，一手捲著書本，一手隨便地拉著褲頭，不看他青春年少的臉龐時，有種邈塌猥褻的感覺。他站在床邊，露出沉思的樣貌，用小便後沒洗的手掌梳抓了頭髮（剛才沒有傳出水龍頭的聲音），「算了，先吃飯好了。」書本被扔丟在床上，不同原子筆的顏色在書頁中交雜著，紙張的邊角鈍鈍地翻折著，些微地泛黃。

他把暗紅色厚重的門拉開，房裡白亮的日光燈吞噬掉走廊上的昏黃。

「補習班也太摳了吧，走廊燈到現在還不來修。」

門關上，光線的反差讓雙眼暫時陷入幽暗中，燭光般殘存的走廊小燈，迤邐出電梯的方向，像機場的跑道燈，在一片漆黑中導引出方向，然而卻是唯一的去路，無處可退。

電梯的門叮一聲開了，長髮女人和大肚中年男站在裡面，兩人都一臉漠然，或是說不耐

煩，有種刻意掩抑的氛圍從電梯裡滲出。少男呆立著，女人伸出食指比著天空，「向上」，少男低了低頭往後退一步，在緩慢閉攏的電梯門縫間看著女人白色絲質的貼身長褲，兩腿中間的隙縫往上沿伸，頂端有團淺淺的黑影，再往黑影中間下方看進去一點，褲子中間有條淡淡的折痕。少男伸手把卡在屁股縫間的內外褲折痕用姆指食指拉了出來，再故作掩飾地拍拍屁股的位置。電梯兩扇豬肝色的厚重鋼門在少男眼中把女人的身影緊緊夾住，最終沿著女人身軀的正中央關閉起來，與白色長褲的雙腿間縫合為一。

「拷，那妓女沒穿內褲。」少男的聲音在口腔裡震動著。

「恁嘛穿內褲？」肥肚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暗紅的床單上，手裡夾著一根煙，看著長髮女人脫衣服時問道。房裡只開了微弱的床頭燈，暈黃的光芒如同朔月，照不亮什麼東西，房裡周圍的擺設因此都陷在一種模糊的光暈中，女人褪下來的白衣褲，披掛在椅背上，幽幽地散著青綠色的光。

「先洗身軀。」女人沒搭理男人的問題，逕自走進浴室裡開了水，而後日光燈才閃了幾下，亮了，灑了一地的銀白。胖男人把煙拈熄在床頭櫃上的煙灰缸裡，裡頭橫七豎八地躺滿了濁黃的菸屁股，胖男人的菸屁股簡直無處插放。「啊不稍清一下，夠骯髒。」

「卡緊咧，後一個人客不知倘時來。」女人裸著在門口露出半邊身子，小巧近於稚齡的左乳房上，刺著一朵五十元硬幣大的紅玫瑰，隨著揮舞的手臂顫動著。

「幹，恁爸已經付錢，後一個就慢慢呀等。」男人粗魯地如拆解包裹般將一身橫肉上的網狀吊嘎脫扯下來，鬆垮的奶子與肚腹肥油像爛泥般滑動著。他寬胖的身影把浴室裡的光芒整個擋了下來，白色的廉價塑膠門關上後，也跟著溶進背景裡，成了一片烏黑。

少男提著乾麵，站在樓下的黑夜中，抬頭數望著一層層亮著的燈火：二到四樓整齊畫一地亮著一格格的窗戶。他可以從二樓某幾間明亮的玻璃窗裡看見一些同學或坐或躺地翻著書，三樓以上太高了，少男呆望著，大概只能猜測其他人用功的情形，或是安慰自己，其他人也在莫名其妙的倦怠中睡掉了整個下午。五樓以上就是一片昏黃了，並不是沒有人在裡邊死寂的漆黑，而是刻意地只點亮澄黃的小燈泡，營造出曖昧模糊的氣氛。少男看見五樓最左邊那間閃了一下白光後滅掉。

「在接客了。」

——他知道那是長髮女人的房間，有回他愣頭愣腦地爬樓梯走過頭，正巧看見她灰著一張臉走出房門，原來住在少男樓上的就是她，高跟鞋叩叩撞擊瓷磚的聲音在樓梯間迴蕩起來。少男停頓一下後，跟在女人身後下樓，看著女人的髮梢波浪般拍擊後腰，搭配臀部的扭動，像一場豔舞，在他心中跳著，少男臉上的鄙夷一起被波浪沖刷捲走了。

——「你又走過頭了，這裡是三樓。」女人止住高跟鞋的腳步，站在樓梯旁房間的門口，微側著臉說。少男訥訥地收住往下踏的腳步，只一瞬間，高跟鞋的聲音又規律地響起來，好像

那句話不是對他講的，剛才的一幕似乎是只存在少男心中的白日夢。「可以不要在樓上穿高跟鞋走來走去嗎？樓下很吵耶。」高跟鞋聲又停下來了。這回頓得比較久，才又輕柔地像滑過黑白琴鍵，彈奏那一階階往下的樓梯。

「你小子很懂嘛。讀書不讀書，在樓腳看貓仔間。」

少年驚嚇似地回了頭，瘦小的皮條客翹著腳坐在他那台破舊的摩托車上抽菸，黑暗中一臉不懷好意的笑容，臉上肌肉凹凹凸凸的陰影淨淨著。少男快步地走進大樓，有些倉惶的情況中，看不清他的表情。「恁嘛欲爽一下嘍？」皮條客的招牌台詞在他身後響起，少男不再回頭了，只咕噥了一句「無聊。」隔著關閉的厚重鋼門，彷彿聽見皮條客得意的笑聲，源源不絕地穿牆而來，電梯前的燈泡一閃一閃地應和著，少年的臉因而隨著陰晴不定了。

空間快速上移，離開少年所在的平面。另一張臉在移動的黑影下慢慢浮現，中年胖子肥肉四溢的臀部緩緩後退，拔出了下體後翻身，氣喘呼呼地仰倒在旁邊。胖子龐大的陰影像被狂風吹散的雲朵，一下子消退下來，長髮女子半邊的臉被床頭燈照得澄黃澄黃的，像無限好的夕陽，鬢旁的髮梢與額上點點微細的汗珠卻閃著露水的光芒。時間彷彿靜止了，只有兩人濃重的呼吸聲起伏起伏，空間定格了，失去連結的兩具人體各自擺放，像毫無關係的兩件家具擺設無意義地被散置，感覺不到生命的氣息。

再之後連呼吸聲也消失了。不是孤絕的靜止，而是整個背景音都無聲無息地消逝了。畫面卻活動起來，胖子嫵客與妓女各自起身穿衣服。胖子維持著一貫的粗魯，拉扯著腸衣般的吊嘎像灌香腸把自己填塞進去，他沒看女人，好像這樣就比較高尚；長髮女人坐在床邊，雙手攏了攏頭髮，表情肅穆虔敬地伸手拿她的白色衣物，胸上的紅玫瑰暗著，像凝結著乾掉的，不是蚊子血，比較像一塊傷痍，一塊疤痕，微微緊縮著，揪著她的心窩。

長髮女人又是一身月光白的穿著，站起，隱約可見二顆乳頭和恥毛的黑影，她把頭髮分作兩撥披放在前，像古老的大學女生髮型，蓋住了雙乳。肥胖嫵客低著頭繫皮帶，沒看見她頗長漂亮的背影，或許他也並不想看，女人臉上粉底蓋不住的細小皺紋布滿了滄桑感，讓他感到不舒服——怎麼自己也不過是個來嫵便宜娼妓且快快繳械的中年男人。女人單手提著高跟鞋，赤足往門外走，站在門前的小盞白熾燈泡下回頭等待著，男人扶著衣櫃套好他的破涼鞋，還來不及把腳放下就看見沐浴在燈光的女人，不禁呆了一下，然後才重重地把穿好的破涼鞋踏在地板上，再粗魯地抖抖腳想把鞋裡的沙子甩出來。

聲音回來了，全部回來了。男人一腳踏碎了百分之百的寧靜。「卡輕咧。」「恁是按怎嘸穿鞋仔？」兩人幾乎同時說話，而後又是一段短短的沉默。窗外有車子駛過的聲音，貓叫聲，三三兩兩行人講話笑鬧的聲音——年青的高中生嗓音。

女人轉頭不再理他，往前走了兩步，胖男人快步趕出，出了房門站著等女人回頭關門，模樣笨拙得令人抱歉且同情。「腳步放卡輕咧，樓腳攏係學生仔在讀冊。」女人轉著叮叮噹噹

的鑰匙鎖門，一邊低聲說著。嫖客男人不再講話，孩子般乖順地跟著女人輕步往電梯走，看著地磚上被女人皮膚水氣一步一步印出的腳印浮出又轉瞬蒸散消失，像一朵朵出水後快速凋萎的芙蓉。「恁是倘時才欲穿鞋仔？」男人站在電梯前忍不住又問了一遍，雙眼注視著她捺著紅色指甲油的一雙腳，一雙風韻猶存的女人的腳，白皙底色襯著十朵紅花，像冬雪中的紅梅。

彷彿一陣風吹過，飛沙捲地刮走了原本嬌豔欲滴的十朵紅梅，雪融花落，不再受到滋潤的背景變成了一片暗褐色，女人的腳，像是風化了的岩石。那是中年婦人過了更年期，有點黴菌感染，長了厚皮如同龜裂黃土地的雙腳。原本白皙綿細像覆蓋了冰雪的山巒，如今成了飛沙走石的戈壁沙漠。

女人頂著褐色的披肩長髮坐在輪椅上，強作鎮定的面無表情掩蓋不住轉動的眼珠裡所流露出的不安。手術房的銀白鋼門每回打開，總是夾面撲來冷冽的氣息，不知是空調還是肅殺的氛圍讓人直想打哆嗦。「送你進開刀房哦。」一陣冷風自開啟的大門中吹出後，綠衣女子突然出現在她面前，背光的關係，連從帽子與口罩間隙露出的雙眼和鼻樑都暗暗地看不太清楚。

輪椅緩緩地前進，迎著北風般凜冽的空調，像進入雪的國度，光線彷彿強得刺眼，前方一片亮白，白得什麼都看不見了。

畫面退遠一點，日光燈管橫懸在前。空間反轉，少男枕著雙手躺臥在床上，兩眼發直地瞪著上方。天花板之上始終安靜無聲，旁邊電風扇仍然發著呼呼的聲音，一陣大一陣小地隨轉

動方向改變。

「真是漫長的一年。」少男輕聲地對自己說。他轉頭看著旁邊原本一落落散置的課本、參考書與補習班講義，現在已經一網網地紮好堆疊成牆。坐起身來，緩慢地又看了這個房間一眼，空蕩的衣櫃，幾個衣架空虛地吊掛著，床旁的書桌現在是乾淨空白的，少男的視網膜上還印著原本上面散滿了各科書籍一片狼籍的殘像。

望著這空曠的房間，他想像著自己過去一整年在這房間裡的活動被錄影機完整記錄下來，而後快速撥放出來的3D立體影像，是多麼的單調、乏味、缺乏生命力。他看見自己的身影快速地在床上、桌前、浴室、出門、進門之間快轉跳躍，像逐漸乾涸的水塘中的一尾魚，來回翻滾拍打，卻是在越來越窄的生存範圍中，兩鰓一開一合地喘著氣。

「一定，不要再回來了，」少男站起來，伸手拉了行李箱，「我是大學生，不再是重考生了。」他邁著堅定的步伐往前走，想像大明星出場時四閃的鎂光燈。他挺起胸膛，好像很久不曾這麼抬頭挺胸走路了。補習班只租了大樓的底下幾層作他們的宿舍，而樓上全是這附近特種營業外包的小房間，少男站在門口，眼前一幕幕閃動浮現剛搬來這裡時畏首畏尾的模樣。

——同樣幽暗的夜間，那是去年剛開課時，為數眾多的懷熱夜晚中的許多個，他一個人著涼汗衫、短褲，沒有相熟的同學朋友，一個從鄉鎮到都市的高四重考生獨自下樓吃晚飯，在狹小的電梯與昏暗的走廊，不時與妓女和嫖客相遇。他時常閉住呼吸，拒絕妓女的香水味和嫖客

濁濃的男人汗味體味，他有些倉皇地從大門進出，深怕被路過的行人當成年輕嫖客，路人的笑容都顯得不懷好意。少男總是壓抑著自己的呼吸，暗自拉整好衣服頭髮，深怕自己沾上嫖客的氣息，偶爾一回頭，就看見那瘦小皮條客得意但不懷好心的嘲笑。

——有回電梯門打開，裡頭站著妓女與嫖客，濃烈的香味冷不防鑽進少男的鼻腔，勾人似地呵著癢讓他打了個噴嚏。他伸手磨了磨鼻子，面無表情的進了電梯，那時顯然入冬，連妓女都加了件短外套，少男把手插褲口袋裡，忍受著狹小空間的推擠。他習慣了這樣的住所，不再咬牙脹著臉憋氣，只望著電梯的樓層按鍵發呆。反而是身旁的嫖客先受不了了，「這呢仔細漢就出來玩哦？」他低聲但清晰問身旁的女人，像是見不慣世風日下的老學究。「嘸是啦，這補習班重考的學生啦。」反而是女人有點窘，暗暗生氣男人破壞了長時間以來這兩批不同住戶間客氣生疏的界限，電梯門打開，少男以勝利者的姿勢走了出去，想顯示彼此的不一樣。他聽見自己在心中罵著：「幹，別把我跟你們混為一談。」

少男打開房門，發現外面走廊的光線強得耀眼。不，沒那麼誇張，只是跟之前的昏暗比起來，明亮潔淨多了。「哼，終於把燈修好了。」少男不屑地聳了聳肩，轉身把房裡的日光燈關掉，看見電風扇像是在招手似地向他轉著，「Bye囉。」少男進去把開關按掉，窗外的天色開始暗了，他毫不留戀地步出，關上房門，把將要來到的黑暗留給這空無一人的房間。

門閉上了，電扇的扇葉還微微轉動著。

明亮的走廊，令少男有點不習慣，他一手拖著行李箱，另一手輕輕撫著粉色的牆壁。燈壞掉似乎已經很久了，他仔細凝視著牆壁的粉刷，偏著頭思考上次看到這面牆攤在明亮的光線下是什麼顏色的？是同樣的顏色嗎？他一點也不確定。在少男手指滑過後，牆上留下了淡淡的黑影，剛才把書本像垃圾般網紮好後，他只隨便地用清水沖了手。少男有些懊惱地把手放下，淺淺的灰黑指紋留在粉色壁上，像是三朵深豔的花。

按下電梯的同時，電梯叮的一聲開了，在逐漸裂開擴大的門縫間，樓上的長髮女子正扶著牆壁伸出右腳套著高跟鞋。顯然是沒想到電梯會突然停下來，女子的表情有些狼狽，扭著腰踉蹌拖著沒完全穿好的高跟鞋往角落退，讓出一大片空間給少年。他低著頭，有點困窘的樣子，走了進去。原本狹小的電梯顯得空曠起來，彷彿正無邊無盡地擴大中，侷限的空間像延展成為平面，兩個人也就跟著越離越遠越離越遠……

叮一聲，電梯抵達終點，寬敞的平面再次壓縮折疊成窄小的空間。門打開了，一樓的走廊燈不知為什麼還沒開，昏昏暗暗地看不太清楚，電梯中的燈光投射成狹長的梯形，鋪在走廊上，像滾出的紅地毯，兩人卻都沒有移動。只短短地靜默了一下，少男便拉著箱子往前走，但出了電梯卻又突然站住，「……」很小聲地，把話含在嘴裡囁嚅地講了，又好像什麼都沒說，只是嗡嗡的耳鳴錯覺。女人眉頭動了一下，「什麼？」她確定剛才聽見了什麼。前方少男的肩膀寬廣平坦地挺著，頭抬著一動也沒動，似乎沒有回頭的打算，抓著行李箱的手指微微顫動

著，他深吸了一口氣，半轉身向長髮女人點了點頭，手指了一下女人腳底的高跟鞋，「謝謝。」他清晰地講完這兩個字，然後拖著皮箱，趁女人還來不及反應時，頭也不回地走了。

電梯門不耐煩地默默悶了起來，女人站在裡面，一動不動，靜默地被關在裡面，臉上有著說不出的表情。

同樣的一場臉，在時間之流的冲刷下，浮動的，不牢靠的，一件件地隨之逝去，曾經入時的妝容淡去了，抹掉的粉底下，是一道道深刻的皺紋，鬆垮如布幔勉強包裹住女人的外貌，模模糊糊的，連輪廓都走樣了，原本應該是要帶進棺材而紋上的美麗眉毛，因為表皮的崩坍，也從一雙站在枝頭上對望的鳳凰，變成地上對臥的雉雞了。有雙手伸了進來，用兩塊乳白色半透光的膠帶貼上女人的雙眼，鏡頭往下移，塑膠管子插在女人嘴裡，四周拉起細長的膠布網紮固定在嘴角四周。

「麻好了。」女性的聲音乾脆地由鏡頭外傳進來。數名著手術綠衣的醫護人員，有男有女走近平躺的女人，俐落地褪著她粉紅色的病人長褲。手背上的點滴一滴地往體內灌注著，另一旁的呼吸器幫浦規律地一上一下打著氣，像是傀儡，又像祭品，把自己全然交託到另一個不知道有沒有神的世界。女人被用乍看之下羞恥的姿勢擺放著，兩腿打開高高撐起，那是分娩的姿勢、也是性愛的姿勢，更是她工作的姿勢。

綠衣服的男人右手戴上乳膠手套，走進女人的兩腿之間，溫和但乾脆地將手指插入她身體的內裡，溫暖溼潤，卻沒有一絲魅惑的能力。男人左手此時按住了她肚臍下方的軀體，一次次地下壓、探摸，「哦，這子宮有點大，恐怕不好開。」男人離開了她的下體，脫下手套橡皮筋般射進旁邊兩步的垃圾桶裡，手上揚起了一陣白色的滑石粉灰，像棒球投手將球甩出的那一刻，在慢鏡頭中手掌周圍飄散出的白灰一樣。在眾人屏息的時空中，輕微，但有力地撼動了一下這個世界，「唉，怎麼今天的刀都不好開。」已經穿上手術服的刷手護士站在一桌鋪擺整齊的閃著銀光的手術器械旁，無力地說。

女人身上的手術袍被捲到乳房之上，在同樣失去支撐力，軟垮的雙乳上，一朵豔紅的玫瑰黯然綻放著。「她胸部有刺青耶。」整理女人衣服準備消毒的護士發現新大陸似地大聲講了出來，女人頭部後方的麻醉護士第一個好奇地起身，「ㄟ，真的，刺了一朵玫瑰耶。」玫瑰疲軟地攤放一大片衰垂準備消毒的暗黃色肉體之上，逐漸失去水分乾枯的樣子。「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啊？」護士們交頭接耳著，沒有特別壓低聲音，有種與世隔絕的旁若無人感。

手術室門開了，被男人用強壯的後背頂開，雙手朝向自己舉在胸前，晶瑩明亮的水珠顆顆自手肘滴落。「醫師，這個女病人是什麼職業的啊？」剛才的護士站在女人身旁問。「不知道耶，」醫師熟練地擦著手，口罩與帽子間露出疑惑的目光，「沒工作吧，她已經六十多歲了，怎麼啦？」「沒啦，她胸部有一朵玫瑰的刺青，想說她以前是不是特種行業的。」護士搖了搖頭退開。醫師默然無聲地用沾了優碘的棉塊塞進女人的陰道中，來回輕刷著，雙眼卻盯著

女人胸前那朵平躺著的紅玫瑰。

紅玫瑰活了起來，像是重新得到了養分，鮮明而立體地綻放開來，嬌豔的花瓣隨著小巧堅挺的乳房抖動著。女人的烏黑長髮蛇一般地披散在旁吐著信，女人的喘息聲潮水似地一陣陣拍打上岸，湧起又退落。壓覆其上的男體像月球般，用規律的引力牽引著女人的潮水來去，床頭燈像月光灑落女人臉上。突然一陣的劇浪撲來，時空彷彿靜止了，男體在黑暗中挺直了身軀，靜止，像向月嚎叫的狼隻吐盡了最後的一絲氣力；女人把頭向後仰，吸飽了空氣以免暈厥。在月光的照射下，她的眼角卻有一滴淚珠，緩緩地滑下，「為什麼要回來？」她問，聲音微微發著抖。

男性的手由黑暗中伸出來，輕握住那球乳房以及上方的玫瑰。深吸一口氣後，仰著倒臥在女人身邊，「我爸逼我一定要考上醫學系。」少男的臉孔在燈光下顯得陰沉無比，「我們變成一樣的人了。」聲音平靜得令人發寒。女人感到自己肩膀上的汗毛一根根地豎立起來。夾在少男手指間的玫瑰滑了開來，女人背過身側躺，長長的頭髮像河水，在床上流淌著，「不，我們是不同的。」

房間裡靜默著，少男的心事在小燈的照耀下，更顯得曖昧不清。女人背著他，雙眼閉上，不知是睡了，還是想著自己的心事。鏡頭穿過地板而下，一模一樣格局的另個房間，日光燈諷刺地大亮著，空蕩的書桌、床鋪與書櫃，跟之前少男離去時沒什麼不同，除了放在書桌旁

的大皮箱。

之前離開的，現在又回來了。

醫師穿著綠色手術衣，在很強的空調中，頸項間微微沁著汗，是她嗎？他在心底疑問著。綠色的無菌中單鋪蓋於女人的身體之上，他看不見女人的臉了，心中所浮現的長髮女人亦是面目模糊的，只記得她那一身月光白的薄衣和股間隱隱透著的恥毛黑影。

他們只幹了那一次。

腹腔鏡下，粉紅色的子宮像一朵碩大的花苞，開口向下，如倒放的鬱金香，生長在黃色的腸繫膜與脂肪構成的土地及肥大蠕動像蚯蚓的腸子之間。女人腹腔中的沾黏很嚴重，醫師一直無法順利地把鬱金香從土地中拔出來。「她沾黏這麼嚴重，大概是長期的骨盆腔發炎，搞不好真的是做那行的。」站在醫師對面晚進來一直沒講話的助手小聲地說。醫師面無表情地繼續操作手中的器械。

——「我孩子如果還在，應該跟你差不多大了。」長髮女人靠在圍牆上吞吐著香菸。「妳有小孩？」少年蹲坐在地上抬頭問。「沒有，那時候去找密醫墮胎，結果手術出了問題，連子宮都拿掉了。」女人用事不關己的態度訴說著，路燈下圍牆的陰影罩著地上少男的影子，「那時候我比你還年輕。」女人又加了一句。

她的子宮早拿掉了，這一定不是她！沉睡的記憶甦醒在醫師的眼前，想起那條下腹部的

刀疤，他差點叫出聲來。對面的助手先喊出來了：「小心腸子。」醫師趕緊將右手回退，在螢幕上看見那把電燒差點碰到了腸子。有這麼巧嗎？剛好也在同樣的位置刺上了紅玫瑰？還是那密醫根本就沒把子宮拿掉？連串的疑問不斷在心裡響起，醫師的額頭泌出了一粒粒的汗珠。

「不好意思，幫我擦一下汗。」他舉起手指遠遠地比了一下額頭，「不好開。」醫師掩飾地說著。

「不會啦，你沒問題的。」助手在對面鼓勵著。那時的女人也總是用這樣的語氣講話。

——但少男沒能當面向女人說一聲謝謝。厚重的門板隔在兩人之間，女人背靠著她的房門，頭髮遮住了門上的窺視孔，壓抑使得呼吸聲輕細卻十分刻意。少男在外邊按門鈴，鈴聲在房內空蕩蕩地迴繞著，像她心中的回音。少男站在門外，低頭等待著，他了解女人的意思，他們從此是不同世界的人了。像是不甘心，又像是傷感，他揉握住手中的宣傳單，掙扎了一下，將補習班的招生榜單從門縫下塞進去。他知道女人就在那裡，她雙腳的陰影從門縫下隱約可見。為了避免尷尬，少男刻意將傳單由門縫中塞在女人的腳邊，沒碰到女人的腳，他站在門口等了一會，傳單的一角仍然從門邊透露出來。

「謝謝妳，再見了。」他輕聲說，確信女人聽見了。

醫師坐在女人兩腳之間，準備自陰道將子宮取出了。他早已經忘了當年女人陰道的觸感，其實他從來不曾確實知道過，只是隔著保險套模模糊糊地感受著女人的身體與自己的自暴

自棄。拉不太開的陰道，證實了這女人從未生育，或許當年的長髮女人把他當成自己不曾出世，也再不會有的兒子般疼惜吧。碩大的子宮已經整個自陰道壁切除下來了，不著邊際地置放在腹腔中，現在只剩下從陰道拉出來的過程了。

女人緊實的陰道變成一種阻礙，取出子宮像是生孩子般艱難，醫師一刀一刀地剪裂著子宮，讓它變成長條狀，才能從陰道中取出。他一寸一寸地拉著，腦海中上演著重考兩年的種種，以及一路辛苦唸書成為醫師的過程，像是在接生一樣，感覺自己正從女人體內被自己接生下來。

整個子宮終於被拉出來了，原本的鬱金香狀被割裂成一瓣瓣的花瓣，有一個幼小的骸骨依附其中，醫師愣愣地出了神。彷彿看見自己的屍首，又像是自己後代的屍首，寂寞但執著地依附其上。

最後一個鏡頭，女人背靠著自己的房門，雙手緊握著那份自門縫塞入的宣傳榜單，默默地滴下一滴眼淚。少年已經不在門外了，屋內的黑暗很快地吞噬了女人的身影，終於，是一片黑暗了。

意象豐富，掌握精確

楊翠

〈子宮〉偏屬內向性小說，以意識流的手法，刻劃一男一女在某個特定時空中的生命情境，更如素描圖繪一般，以一幅幅切片，共構出兩人的精神圖像。另一方面，小說對青春生命、城市空間的描寫很到位，包括陰暗、潮濕、嘈音、苦悶、憂鬱、慾望、救贖的掌握，又使這部偏向內向性素描的小說，有了集體感。

文字風格也是這部小說的特色，深具詩意，細膩綿密，意象豐富，掌握精確，如「子宮」、「紅玫瑰刺青」等多重意象的掌握，均有獨到之處。

〈子宮〉敘事手法的第二個獨特之處，在於視角切換、鏡頭調度的掌握能力。小說透過超音波、思緒流動等媒介，不斷轉換視角，每一次視角轉換，即帶動故事的時空場景調度，以及角色關係的轉換，頗見成功。如小說一開始，以觀看儀器的視角，揭開故事序幕，「觀看儀器」者，即揭露了三重視角的交疊、交涉、辯證——儀器、操作儀器的醫師、躺著被儀器穿透卻又透過儀器觀看自己的女人。更重要的是，醫師與女人的視角，經由儀器，產生了記憶時空在黑暗中，也是很成功的收尾。

得獎感言

這篇小說早在幾年前就已完成。那是我大學的最後一年，利用忙碌的實習工作空檔一段一段地寫成，彷彿標記且追憶著青春剩餘的時光。小說裡的內容有一些是假的，但也有很多是真實但與我無涉的，那些聽聞來的、無意間經過的事件與場景，綴結成與高中歲月告別時回眸的印象。感謝評審的肯定，讓這篇作品能回到原初之地發表。也要感謝好友萬康，對於這篇小說一直以來的肯定與期許。

王業翰



簡介

一九八三年生於屏東，於高雄成長求學，陽明大學醫學系畢，現任職於台北某醫院，學生時期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等校內外文學獎項。

〔優選獎〕

港邊鐵匠

方秋停

天矇亮，霧氣散開，阿祥打著赤腳，跟進仔踩著木板跳上船，在甲板上幫著扛碎冰、弄漁網。待馬達嗶嗶啟動，螺旋槳翻打浪花，進仔又將跟著他阿爸出航。

「阿祥，你快回去啦，別又讓你爸逮到了！」

進仔催促阿祥快離開，他知道阿祥從小嚮往大海，他爸阿龍師卻如何也不肯讓他上船；而進仔卻因家裡有艘船，被迫必須跟著到海上。

晨曦照亮港灣，阿祥趕忙跳下船，鑽進市場，一不留神差點撞倒路邊的菜攤。

「阿祥——透早就這樣瘡？頭先你爸才滿四界在找你——」阿好嬲對阿祥嚷叫著。

阿祥一聽知道事情不妙，趕忙三步併作兩步衝回家。刀舖的門已開，阿祥在鐵門前愣了一下，只能硬著頭皮走進去。鼓風爐猛吐熱氣，阿龍師手中的鐵錘拚命敲，燒得通紅的鐵塊在他氣憤使勁中變扁變寬——碰——鏗鏗鏗，阿龍師一邊用力，一邊在嘴邊碎唸著：

「罔仔人未曉想，掠準海面頂好耍——好好功夫不知要學，到時要哭就沒日屎！」

碰碰——鏗鏗，阿龍師滿腹怨氣跟著錘打在鐵片上，阿祥聽了只好噤著聲，乖乖拿起掃把

掃起來——爐火繼續燒，阿祥蹲在一旁幫忙推轉風扇。火光映出阿龍師通紅的臉，煙炭一薰，阿祥和阿龍師一起灰頭土臉。

阿祥一會兒加炭火，一會兒清鐵屑，有時阿龍師鐵錘扔過來，便要他開始練習敲——碰，鐵錘沒對準，鐵塊陷往另一邊——鏗——手一滑，差點便將鐵錘甩出去，汗水自額頭滴落，鐵塊被敲得坑坑洞洞。

炭火烘烘燒，阿祥兩眼灼熱手酸疼，他常趁著阿龍師沒注意，眼光便往外頭飄。

港內圈圍寧靜的海，幾艘漁船棲停灣內，進仔家的漁船還沒回來，阿祥張眼閉眼都會想起進仔在海上的情景。

進仔撒網的技術想必進步了不少，想起之前他倆一起到海邊，抓蝦撈魚都是阿祥搶先。阿祥喜歡看海流，熟知水族習性，一直以為自己會當船員或漁夫，而這些夢想在他小學畢業前，便被阿龍師惡狠狠地擊碎。

阿龍師說：「海湧無情，看天看海吃飯不如靠自己，有一手工夫在身軀，就毋驚餓腹肚。」

「麥想說海面頂有多好玩，還是腳踏實地卡好。」阿龍師一字一句斬釘截鐵，阿祥望向港灣的眼睛被迫收回。

鐵塊在爐上燒，阿祥幫忙踩風扇，鐵塊自底部燒紅，阿龍師趕忙趁著火熱將鐵塊挾出來

敲打——厚與薄要拿捏剛好，阿龍師腦裡繪有一張張設計圖，手臂連著兩眼，燒紅的鐵彷彿通了電——鏗鏗鏗，阿祥自小聽聞這聲響長大，而當他想到進仔天天乘風破浪，他卻只能守著店中爐火，越想心裡越怨嘆。之前阿祥常算準時間到港灣等進仔家的船，想聽進仔講述海上奇遇，而進仔下船來卻總一臉疲累，他說海裡的魚沒有小時候那樣多，等著抓魚來賣的感覺一點也不好。進仔說要是他爸同意，他絕對不想要出海！

● 阿祥聽了覺得很納悶，對海上還是充滿幻想。

阿祥家的刀舖位於港灣市場前，附近店家所用的魚刀多半出自阿龍師的手，阿龍師家三代打鐵，鄉裡頭誰不知道買刀就要找阿龍師。那天鄉裡的大老林桑親自到阿龍師店前。

「林桑——今仔日哪會有閒工來——」阿龍師忙將手上熱鐵擺一旁。

林家是鄉里大戶，地方的事情林桑說了算，港裡較大的漁船幾乎都是他家的，「海福」兩字港內港外都搶眼。阿祥小學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學美玲就是他女兒。

「龍仔，鄉仔內好幾年沒鬧熱了，最近心肝感覺怪怪，厝內大小漢攏不平安，明年的大道生，咱好好啊來給鬧熱一下！」林桑坐在店裡，其他人圍站一旁。

林桑方臉大耳，身材魁梧，而他飽滿的中庭裡隱藏著憂鬱，據聞他妻子身體一直不好，近來病情日漸加重，這點讓他很憂心。

「我正請人訓練一支宋江陣隊伍，要請你打造全套武器，好好的打，價錢我不會虧待你。」

「整套？」阿龍師張大眼睛，雖然任何的兵器都難不倒他，但整套宋江陣器械確實是個大工程！大道生在四月，算一算前後不到半年工作天，阿龍師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林桑自口袋掏出個大紅包塞進阿龍師手中，並在他肩膀拍了拍。

那天起家裡的爐火燒得更旺，阿龍師積極神情裡顯露出壓力，不消被罵被提醒，阿祥整個人只好變機伶。天越冷，爐火燒得越旺盛，那晚半夜阿祥起來上廁所，聽前頭還傳來鏗鏗聲響，阿祥抹一抹惺忪睡眼，便前去看阿龍師怎麼還在忙？遠看，只見滿屋子火光，阿龍師的身影紅通通，突然間阿祥的眼眶灼熱了起來，回到床上抱著枕頭哭了一場，想起以前媽還在時，至少阿龍師不會那樣孤單。不一會兒，他欲裂的頭殼跌進夢裡，鏗鏗的打鐵聲繼續……他看到進仔在船上對著他揮手……漁網自空中撒下，大魚小魚拚命地跳著。

被窩正暖熱時，阿祥猛地驚醒過來，趕忙衝到店裡，阿龍師在躺椅上呼呼睡著。爐底炭火已然涼冷，灰燼堆滿，阿祥勤快清理灰燼，拿砂紙磨利鐵剪，並將器械一一上油。十二月天，冷冽海風呼呼地吹著，阿祥家的門板發出砰砰聲，而後那響聲加大且急促，仔細一聽——外頭有人敲著門。

「誰？」阿祥前去開門，阿龍師睜開眼，猛地站起來，頭重腳輕，差點就要跌倒。門一

開，原來是林桑家的老僕人。

「又出事了，這半年來船已經翻第二隻——阿龍師，你那些兵器做了按怎？林桑吩咐要你另外做一支祈福鎮邪的寶劍，那些水鬼啊太不像樣，這次法會一定要將那些妖魔鬼怪徹底地鎮住。」說著翻出一張神靈託夢給林桑的圖樣：「做一支鎮邪寶劍，林桑說多少錢都無所謂，只要能打造出神明的旨意。」

阿龍師兩眼泛著血絲，什麼樣的鎮邪寶劍？那規格從來沒見過。神的意思，哪裡是人能夠完成？阿龍師緊皺眉頭，見阿祥還杵在一邊，便瞪了他一眼。阿祥趕忙把木炭倒進爐中，燃火燒鐵，並一錘錘地敲擊，鏗鏗鏗，他心底不禁擔心起進仔——進仔家的船應該還好吧！

廟前廣場，四、五十個青少年摩拳擦掌，武館師傅站在前頭大聲吆喝，少年們便踢腳、旋轉，或威威喝喝地跨馬步，雙雙對打了起來。阿祥班上好幾個同學也在隊伍裡面，為一場隆重的祈福盛會拳打腳踢。

廟裡煙香裊裊，鄉民拿香猛拜，而港口這頭一片苦不堪言——汽油貴魚產少，老天又不保佑。

「攔按呢落去，漁船攏堪不住，連林桑這幾年都賠這樣多，何況是咱大家！」

「聽說林桑那個水某也只是在看日子而已！」

阿祥難得可以溜出來，從市場到港口，沿路盡聽到這樣的言談，畢業後就沒看到美玲了，她過得可好？林桑病危的妻子就是美玲的母親，她母親應是生病很久了，之前在班上大家認為林桑是冷漠的富家女，原來她是因為憂鬱不開心。近來阿龍師要阿祥按照圖樣練習打造鐮刀和斧頭，鐵一燒紅，錘子落下，鐵片一分分擴寬。一邊打，許多記憶和想像中的人事便一幕幕地浮現——美玲長得纖細白皙，若將頭髮後梳成髻，便極像古書裡的仕女，阿祥有時翻閱阿龍師的古書，裡頭的女生都長得像美玲。

阿祥被迫守著爐火，連進仔都不容易見，更何況是美玲！

而那天阿龍師要阿祥將幾件刀、叉和鐵鉤送到林桑家，前來應門的竟然是美玲！美玲變得比以前更美更白，她帶著阿祥穿過庭院進入她家大廳。阿祥瞪大眼睛，只見廳前一張大檯木桌，後頭是一艘約莫兩尺長的大船模型，寬闊的牆上貼著海景，處在客廳如同坐在船上，靠裡頭的整面牆，則供奉著各方神明。

和美玲一時間不知要說什麼，阿祥正打算要告辭，這時林桑宏亮的聲音自後頭響了起來

「妳儘管好好休息就是了，什麼都不要擔心。」

林桑的魁梧身影自神明旁的側門出現——後頭微弱的聲音跟著他，瘦弱蒼白的婦人被推了出來。

輪椅靠近，阿祥將美玲母親的樣子看得更清楚——蠟黃的臉色看起來有些嚇人，整個人像紙糊的一樣——美玲迎向前，向她爸媽介紹阿祥是她國小的同學。

阿祥打開盒子，現出帶來的兵器。

林桑將刀放在眼前仔細端詳，情不自禁地讚美起來：「了不起，你爸果然是出名的老師傅！」林桑眯著眼細看刀紋，鋒刃於眼前露出光芒。

「阿龍師的功夫實在讚！」林桑呵呵大笑——似如武俠小說裡的山大王。說著便側頭對阿祥說：「少年家，你爸那身好功夫，你一定要傳接過來。」

「他才不要打鐵呢，他喜歡出海。」

「阿祥，我記得你是想要當船員的，是不是？」美玲頭轉向阿祥。

阿祥先是愣住，然後猛點頭。

「出海？出海就要來找我——那家的刀舖怎麼辦？」林桑又呵呵笑起來——他要妻子趕緊回房休息，便出門去忙了。

阿祥雖想和美玲多聊幾句，想到爸在家裡頭忙，便一刻也不敢再耽擱。他一路小跑步，經過港口前有人從背後喊住他。

回頭望——是進仔站在船上。

「你怎麼沒出船？」阿祥三步併作兩步地跳上船。

進仔放下手邊的漁網，聳聳肩，嘆口氣：「阿爸說抓沒啥魚——一次出海油錢花那樣多——再這樣下去，恐怕連船都保不住了！」進仔神情沮喪！

怎會這樣？不，不會的，大海是水族的家，待在海上是他們共同的夢想——不會永遠這樣的！突然間，阿祥寧願相信大海真由神靈護守，誠如林桑及其他鄉老所說的——是妖魔作祟造成眼前情況！等大道生，等林桑籌劃的超大法會登場，阿龍師鑄造的鎮邪寶劍一出，一定可以降魔驅邪。說著他趕快跳下船奔回家。

店裡剛好有人來買刀，阿龍師爐火正熱分不開身，一見阿祥回來便忍不住破口大罵著：「你這天壽罔仔，叫你送個刀竟給我送了老半天，火正著，害人客等這樣久！」

一邊的熟客聽了忍不住數落起阿祥：「恁母仔早過身，剩恁爸一個人又要顧店又要做刀械，鐵打的身體嘛棟末條，阿弟仔你要卡會曉想些！」

老人家說唸就唸，一點也不留情面，句句如刀劍般傷人——提到媽的死，阿祥心底的傷疤又被扯開！

小二那年，好端端的媽身體卻一天天疲弱，之前媽勤快得很，店裡外兩頭忙，更把他和阿龍師照顧得周到完好，她的殷勤和阿龍師的製刀技術成就刀舖的口碑，那時阿祥只管好好上學，課餘時幫幫忙，一點壓力也沒有，哪像現在！

阿龍師的刀無人可比，別人的刀用不到一個月便報銷，阿龍師的刀用一年以上也沒問

題。他將鋼片包在鐵裡，經千錘百鍊打好後再磨利，厚薄恰到好處，堅韌無比。好廚師配好刀，阿龍師的產品進入許多人的家庭，想到這裡，打鐵這工作似又深具意義。

而做這行註定須受煎熬，打法、火候控制穩定，阿祥便被要求按圖打出器械，烈火軟化鐵塊，趁熱錘打鍛接、拉彎伸直，旁敲側擊需要的彎弧。鏗鏗鏗，熱鐵如黏土般，阿祥拿著長夾輔以錘杵，鑽洞、鏤空或凹出適當的把手，阿祥學阿龍師將毛巾綁在額頭，器物於手中成形成樣。阿龍師在一旁嚴厲挑剔，鏗地便將阿祥辛苦打出的器物丟往廢鐵堆。阿祥兩眼燒紅，淚水與汗珠混流一起。鏗鏗，阿祥酸麻的手臂繼續使力，阿龍師自後頭一錘便往阿祥的器物重力錘下。

「做代誌無頂真，以後哪會有出脫？」

阿祥緊咬著牙，好想丟下鐵錘，離開讓人氣惱的爐火。

「我不要再打鐵了總可以吧！」阿祥心底厲聲叫喊，儘管壓抑，強烈的反抗情緒終究浮現出來。阿龍師看出阿祥的反叛，當初自己不也和父親經過一番火拼。為了逃避打鐵宿命，阿龍師好幾度收拾包袱，趁著天未亮逃離家園，他兼程趕路，乘慢車快跑步，甚至搭船離開陸地。他在工地挑磚砌牆，到土窯捏泥巴做陶土，寧願出海網魚總比打鐵要強，差點就死在海上。而最後還不是乖乖地返回家鄉，這口祖傳的爐火須要有人來繼承。阿龍師終究逃不開父親的手掌心，如今對阿祥縱有同情，嘴邊和意念一點也不能夠讓步。

「你要是敢逃，我就用繩子把你綁在火爐旁邊！」阿龍師咬牙切齒，他不許阿祥離開，尤其是到海上！

「所有人都能到海上，為啥我一定要留在這裡？我才不想一輩子白費力氣！」

阿龍師的辛苦身影阿祥不想跟隨，世上哪有人強迫自己的孩子一輩子受苦受難。

「我不要！」

阿祥的情緒隨著鼓風爐高漲，心聲脫口就要大喊出來，而他終究忍了下來。火繼續燒，生鐵遇火如有脈搏，鏗鏗，阿祥在火前拚命敲，如何也學不到阿龍師的控火節奏。鼓風爐呼響，炭堆燒紅，阿祥將喘息跳動的熱鐵挾出，熱力敲打，心血聚焦，好不容易將器物形塑出來，卻總逃不過阿龍師的批評。阿龍師拿起鐵錘自鍛接處用力一擊，好端端的刀便鏗地斷成兩半。

冷水自阿祥頭頂淋下，阿祥酸麻的兩腳蹲伏爐旁，又一次次站起來。火燄通紅，阿祥用力錘，頑強的鐵如何也不聽他使喚。

「重打——重打——不能用——」

阿祥無法在爐火前喊叫，那回他終於忍不住拋下鐵錘衝出門。他沿著港灣繞過沙灘，不理會冷雨撲面，逕跑到媽墳前，蹲著抽抽噎噎大哭了起來。

細雨迷濛，阿祥嘴中吐出的熱氣混融在水霧當中，「媽——」

遠方防風林窸窣窸窣，海上清冷，一座座墳塚及小廟仰望著天。

海風於阿祥的衣褲間穿繞，阿祥沿著沙灘望回走，走到廟前，廣場前宋江陣隊伍正緊鑼密鼓地演練。教練嚴厲的口令在雨中傳響，兩隊團團圍繞，指令一出便交互對打了起來。阿祥在隊伍正中央看到林桑的高大身影，他陪著站在雨中，跟著滿場追跑。頓時，廟宇如巨船般向大海航行，漫天烏雲堆積，神鬼隱隱地對峙。

阿祥似乎見著美玲推著她母親在另一頭……他疾疾呼呼地跑將起來，只見小魚小蝦鋪滿漁市場，老漁夫蹲在船板抽著煙。阿祥衝回家裡，阿龍師站在火爐前邊，萬道金光自他身體散發出來，阿祥趕忙回到爐前，將廢鐵熔成的鐵塊再丟進爐火，舉臂鏗鏗打起來。淋溼衣褲不一會便被烘乾，額頭汗水一顆顆滴流下來……

鏗鏗鏗——鏘，兩團火鏗在阿祥眼中燃燒，阿祥真不願這樣敲敲打打過一生，總要找個機會跟爸說清楚。阿祥天天在心底籌劃著，卻總是開不了口。那天他在港口遇見進仔，進仔說這兩天會再出船。

「總是要出去看看」這話在阿祥的心底迴盪不已——總是要出去看看……，那晚爐裡的灰燼還熱著，阿祥見阿龍師躺上床，便也進房佯裝入睡，一晚上阿祥側耳警醒著，既怕爸醒來，又怕一不小心睡著了，天一亮便不好脫身，仔細聽著阿龍師的鼾聲——

「呼——呼——恐恐——」

阿祥摸黑躡手躡腳推門奔往港口，一路小心翼翼就怕遇著熟人，他閃著躲著，幾艘預計出海的船上掛著煤油燈，船員扛冰，整理繩索，有的提燈有的嘴叼著煙，點點紅光沉靜熱鬧著。阿祥依照和進仔約定的信號，趁著天黑混上船躲在船艙角落，等船啟碇出了港灣再出現，進仔的父親即便生氣也不好再回頭。

阿祥閉上眼睛，想像阿龍師發現他不見時的情況，整顆心撲撲跳。月如鎌刀收割著西天稻穗，船快開吧，阿祥等這一刻已經太久。進仔站於前方甲板，身體隨浪起伏，浪加高，而後下沉。進仔轉頭對著阿祥微笑。

「出海了！阿祥，我們總算一同出海了。」

阿祥自角落衝了出來，他倆人在甲板上高興地抱在一起。

進仔的父親在一旁怒瞪著眼睛。

「爸，就這一次，你就成全阿祥嘛！」

「出海打漁可不是鬧著玩的！」進仔的父親忍不住教訓。

阿祥和進仔於是正經地幹起活，整網，掛魚餌。阿祥深呼吸，他忙得好快活，放眼望，不遠的海上，時有魚躍出海面。

「有魚啊，哪裡會說沒魚？」

海風吹來，鹹潮氣息拂出他一身舒暢，放眼望，好幾艘海福號漁船分佈海上。阿祥大開了眼界，而大半天過去，進仔父親及船上其他漁工沒有一個人開心。

「近來都這樣，只見小魚跳來跳去，大魚都不見蹤影。」

「能看到小魚跳還算不錯，常常是成天一片死寂！」

船上漁工一個個叨起菸，各自眺望著前方。引擎噠噠響，進仔父親的心血一分分被燃燒。遠望，海福號漁沉似乎也不怎麼樣。各方眼光分頭繞轉，相互觀望也交換著無奈。

「你看！」進仔指著浮上水面的海龜，一隻、兩隻、三四隻，阿祥看得目瞪口呆，初始的興奮很快便為周圍人的苦悶所沖淡。

「阿祥麥憨啊，海上沒有我們小時候想得那麼好玩！」進仔一臉沮喪。

進仔父親要漁工熄掉馬達，任波浪推行船隻，一個個空望著漁網，許久後，在船尾甩竿垂釣的漁工大喊：「釣到東西了！」

阿祥和進仔衝向後方，眼睛金亮了起來。

漁工小心收線，「很沉，咬得很深。」線走得小心，但似乎沒有繞行出走的趨勢。

「可別是掛底了！」

眾人屏氣凝神，未出水前總想著各種可能。然後繃地，線斷了！好不容易才有的期待瞬間落空，一片唏噓讓船上陷入沉默。過了半晌，船尾又喊叫了起來。

「那是啥？」

眾人目光集聚漁工手指的方向——只見一片不明物體若隱若現。進仔父親吆喝著啟動船，噠噠駛向物體的方向。

「到底是啥？」

水流波動，四五雙眼睛聚合一起也看不清楚，碰地，漁工甩掉手中釣竿跳進水。

而後船下高聲嚷叫了起來：「是廢鐵！」

漁工們將繩索丟進海裡，綁住鐵片一角，齊力將它拉上船。

「這片鐵還滿大的！」

「阿狗，潛下去看還有沒有？」

船上興奮地叫嚷，阿狗一次次帶著繩子潛進海裡，鐵片陸續被拉上來。甲板上頓時堆滿廢鐵，鐵條鐵片組成一隻大怪魚。

「這趟船總算沒有白跑！」

眾人方才低落的情緒總算高昂起來。

● 船往回開，夕陽於海平面上燃燒餘燼，星火散開，而後化成岸上點點燈火，一種前所未有的落寞浮上阿祥心頭。船靠碼頭，等不及起重機將廢鐵吊往岸上，阿祥踩著沉重腳步往回家

路上走。沿途想著阿龍師的表情以及入門後可能遭到的責難，心情、腳步不覺沉重起來。心虛，不安，硬著頭皮踩進家門，裡頭一片漆黑。

「爸呢？」

阿祥預期阿龍師會迎面或從後頭重攔他，早想好要緊咬牙根承受一切後果——可是，阿龍師呢？

「爸！」

只見阿龍師癱躺爐火旁，手上還緊握著剛鑄好的劍，阿祥將阿龍師抬到長椅上，拚命地喊叫，阿龍師卻無知覺。

「爸，我回來了！爸——」

阿祥急忙請拳頭師王祿仔仙過來，王祿仔仙仔細診斷後只說阿龍師太操勞，肝火過旺，氣血攻心，必須要好好休息。

阿祥扳開阿龍師的手，將阿龍師緊握的寶劍接了過來。想起阿龍師這幾天不分晝夜，拚了命打造的應該就是這把劍，阿祥將劍放在眼前細細端詳——四面刀刃各有不同紋路，阿龍師的呼吸窸窣窸窣，刀面上的圖譜靈動變化著。

阿龍師全身無法動彈，距離大道生不到兩個月，兵器卻打不到一半，阿龍師癱著躺著，阿祥看了好生地著急。

火爐旁，李鐵拐一身寬鬆薄衫於畫中飄揚，阿祥學像阿龍師平日那樣燃香敬拜起來。

「爐公先師，阮爸上信你，求你保底阮阿爸，也求你幫助我打出兵器。」

阿龍師躺在一邊，阿祥在爐火前焦急喃喃著，他多麼希望阿龍師能站起來痛罵他，甚或拿鎚子往他頭上用力敲都可以。

「爸，你趕緊好起來，我一定會好好學，不會攔乎你生氣了。」

阿祥的淚水迸地彈落在生鐵上頭，他將阿龍師背到房裡，自己則在火光中翻動兵器圖樣——斬馬刀、月牙鏢、鉤仔、戈仔、蹠刀……，阿祥將那圖像印進心坎，而後用心運轉著火候，火燒、鎚打、灑水、冷卻、再火燒……生疏的彎轉慢慢拿捏出訣竅，槩刀、鐵叉和鐵尺，阿祥凝聚心神，鐵挾和鎚子與身體合一，鎚打當中似感應著阿龍師的熱力。李鐵拐於散落火星中指指點點，鏗鏗鏘鏘，阿祥手勁如獲神助般靈巧。

鼓風爐繼續推送，第三天，阿龍師蒼白的臉回復一些些血色，第六天，阿龍師睜開眼睛，第九天，阿祥將自己打的兵器拿到阿龍師跟前，阿龍師眼睛亮出光采。阿祥將阿龍師背到爐邊，在他面前鏗鏗鏘鏘著鐵。阿龍師見阿祥忙碌賣力，忍不住伸起手用力比畫著，他的手顫抖，身體搖搖欲墜，嘴含著舌頭發不出聲音。

林桑派人前來探望，他們擔心宋江陣兵器不能如期交件！

阿龍師呆滯著目光，阿祥篤定地說沒問題。

爐火不停，阿祥的手越酸擊打得越賣力。

而另一頭，海上的進仔兩眼繼續空望著前方——

「魚到底去了哪裡？」

進仔目光游行海上，起伏波濤在船下發出啪啪聲響，一雙雙疲憊眼神在海上茫然找尋。偶爾見著鐵片鐵條於潮流中載沉載浮，漁船如見獵物，一一打撈上船。廢鐵自海上被載回運往廢鐵廠，烈火燃燒，鐵條鐵片熔成鐵塊，鏗鏗變成阿祥鐵錘下錘打的原料。

木炭燒紅，烈焰日以繼夜，器械於火燒中一一成形。

鏗鏗，阿祥手中的雙刀磨出亮光。鏘鏘，月牙鏟閃露利齒，水噴、火咬，阿祥拚了命地敲敲又打打，銅鑼刀鉞堆疊地上。

廟前，咚咚鼓音雜著鑼鼓聲響，鞭炮霹靂啪啦，田都元帥供奉在隊伍中間，兵器擺放在兩旁。少年握起拳威怒著神態，先向祖師爺行敬拜禮，再集體向中央圈圍。教練持香快跑，呼呼繞轉著大圓圈，香煙裊裊牽引，神靈會集，咚咚鼓聲中，少年虎步向前抓起中央的武器，咚——咚，怒喝聲劃破低雲，鑼鼓喧鬧中，旗斧帶領隊伍逆時鐘方向繞場，三十六個少年移步成了千軍萬馬，少年一個個莊嚴神色，頭旗、雙斧分開帶頭，利斧揮出，器械輪番上陣，神魔混戰，邪靈混亂……

林桑站在廟殿正前方，美玲推著輪椅上的母親跪在一旁，進仔和他父親、村民、漁夫全部圍站過來。香火環繞、漫天雲層凝聚，咚咚，鏘鏘，兵器相接，兩隊連環對打起來。

鼓音咚咚敲響，阿祥扶著阿龍師走到廟殿正前方，然後捧出鎮邪寶劍。林桑站在香爐正前方，用力鏘地一聲，揮出四面刃寶劍。頓時萬道金光自雲腹閃亮出來，少年兩兩對打，虎步移動，蜈蚣陣行，少年一個個奮力前衝——呼呼叫喊震天地響，雲層在天空聚攏然後消退……

爐火再燒，木炭燒紅了鐵塊，阿祥於爐前鏗鏗錘打，阿龍師在一旁畫著古兵器圖樣，火光躍動中，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於四面牆上映照出光彩，李拐仙蓬鬆的衣衫在火光中飄飛起來……

鏗鏗響音自港灣傳向大海，進仔站在船頭，辨識著潮流走向，拖釣尾繩繫綁著棉線，餌鉤於浪間起伏，海福號漁船，繼續在海上散列開來。

文字素樸，情感真摯

楊翠

〈港都鐵匠〉以港都世代傳承的打鐵業家族為故事核心，經由第四代若即若離的視角，刻劃傳統手工業的黃昏景象，以及傳承者的複雜精神圖像。第三代的父親阿龍師，是技術高明的打鐵師傅，而兒子阿祥卻是一心嚮往出海、亟欲放棄打鐵業的四代青年。就此而言，〈港都鐵匠〉寫的是不僅是父子，更是世代關係，同時是老行業的世代交替、斷裂與傳承。

小說的文字素樸，情感真摯感人。整體而言，〈港都鐵匠〉成功之處，在於幾個面向，其一是父子之情的刻劃，由淺淡到濃郁，層層推進，使小說後半部關於阿祥的回歸與傳承，「阿祥的身影與阿龍師合而為一」，不致顯得突兀；其二是對於「打鐵業」的細節描寫，包括步驟、物件、動作，都很細膩而有實感；其三，關於港都青年嚮往海洋的描寫，自然而不造作，生活在海邊，嚮往乘風破浪的心情，自然流露；其四，也是最重要的部份，這部小說同時描寫了兩種「黃昏」，包括打鐵業的黃昏，以及魚撈業的黃昏。就魚撈業的黃昏而言，海洋這座寶藏，日漸枯竭，原因是否由於人類的貪婪暴取？小說未曾進

行知識性、議論性的剖析，這對小說的藝術性而言是好的。小說最後一幕，打鐵匠之子與漁夫之子，一個繼續面向火光，一個繼續辨識潮流，結尾很有餘韻。

得獎感言

寫作與生活觸角息息相關，前年因為刊物需要，至茄苳採訪郭常喜老師，對其堅持打鐵的毅力及鑄劍技術相當佩服。有感於傳統工藝為重要的文化資產，卻因學習過程艱辛恐將後繼無人，而近年來由於環境變遷，漁獲量銳減，漁民生計日益困難。本文將這兩個教人憂心的情況串組一起，加上大道生及宋江陣的民俗書寫，藉以呈現港邊基層民眾的生存問題。自高雄獲得的靈感能在高雄得獎，有什麼比這更開心！

簡介

出生台南，目前定居台中。現任《明道文藝》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福報文學獎、桐花文學等。著有散文集《原鄉步道》、《童年玫瑰》；短篇小說集《山海歲月》。



方秋婷

〔優選獎〕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蘇家盛

一 「掛號——。」每當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聲時，我就奪門而出，到底我們這大樓有幾層分租了？電梯常被公司佔用（送貨），又礙於一樓沒管理員，無法收納信件，於是每有掛號信來，我就學卡通飛毛腿，一溜煙地往下飛奔。起初，這種匆忙感讓我不悅，後來卻漸漸喜歡上了。

我發現：穿越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可以體會諸多價值。好比說：可以鍛鍊我的腿肉，讓它變得結實；好比說，可以回顧昨天發生的事，那些可引之為鑑、那些可當成過眼雲煙？好比我可以放個響屁，讓響屁的音頻使牆上的壁虎墜落下來，滿足我在城市中的練功慾；我甚至可以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

的確。我喜歡在樓梯的那些分秒，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

二

說到跟樓梯的因緣，最早跟一個奇異的夢境有關。在我們家從舊居改建成大樓（好久以前的事了）後，有天晚上，我夢到有一團黑黑的東西跟我玩樂，隔天這棟大樓停電，我必須徒步上十樓，遂在三樓的樓梯間，看到一個巨大的黑箱，這東西是泡棉做的，約莫七八個人大小，仔細比對後，它正是夢中的那團黑物。對我來說，這東西像是溝通兩界的時光隧道；又外表毀朽、但內裡藏寶之物！當然，也像是個巨大的機器人。

後來，我替它取名壯壯，它太像個人了，但像個強壯耐直的外星人。我愛它愛得很。我曾盼望，壯壯可以永遠在樓梯間，不要被搬走，這麼一來，我就可在閒裕時撫摸它，同時藉著奇特的想像，紓解壓力。

每日，我為了多看壯壯一眼，上學前便把電梯按到三樓，出電梯門後撫摸它，再坐回到電梯裡；若是有空，我會花時間跟他說話，聊未來與夢想。雖則，壯壯的質材我不清楚（事實上，它是否為海綿或塑膠或壓克力，至今無解），卻因神祕感的加分，讓我把心交給了它。

爾後，壯壯被搬走那天，我掉了足足有三大桶的眼淚呢。

此後，為了怕撞見傷心地，我很少走路下樓，而慣坐電梯直下一樓。

可到了大學時，宿舍沒有電梯，於是我又重新習慣樓梯。

我常在沒有靈感時，拿了兩張廢紙，塞在口袋裡，對著樓梯間喃喃自語，聆聽大大小小

的回聲，我覺得，這些牆壁是有生命的，它正對我熱情喊話；待腦筋活絡後，我便會把口袋的紙筆抓出，寫些關鍵句，再沒命地衝到房間裡，打開新的文字檔，把廢紙上的文句經過拆組，敲成一篇動人的文章。

三

在我大一至大三期間，我都沒想去「認識」樓梯間，我只想「待在」樓梯間。後來，我會去「認識」樓梯間，是在我大四那年、修了女作家的小說課、所養成的習慣。我訓練自己，觀察一隻狗的流浪、一塊蛋糕的墜地、一個聲響的緣由、一棟大樓的生態等等。我壓根沒想到，一個平凡的樓梯間，竟會這麼有趣！

這樣的「有趣」，好比我離譜的身世。

身世——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有感應體質，我說的話，大人都置若罔聞，因為，我一直在說述上輩子、或者上上輩子的事情，所以我被當成了怪胎；上了國中後，我又瘋狂地愛上寫作，把課業給荒廢了，於是，沒有考上公立高中的我，讀了五專，可是讀到一半，又降轉去讀高職。

到了服役時，原本身體健康的我，卻因腦傷，被醫生宣告將成為植物人，我的病名是「小腦萎縮」（就是《一公升的眼淚》的作者得到的病。）但我的意志力超乎常人，因病退役

後，經過一年多多的療養，遂將腦疾給控制住了，緊接著，我進入補習班重考大學。放榜後，我考上中部某所大學的中文系，這時，父母親不敢輕視我了，他們承認我智商正常的事實。

大二那年，我在學校相思林的石椅上，寫出生平第一篇創作稿，爾後，這篇作品拿到校園文學二獎；大四那年，我選修女作家的小說課，在她的指導下，得到第一座校外文學獎，此後我在文字之間漫步、追逐、賽跑。「寫作者」，變成我的身世的一部分。

某個因緣下，我告訴女作家，我曾四肢癱瘓、卻康復如初的身世。

女作家訝異地看著我，發出「啊！」地一聲。因為我的身世。

我相信，每個樓梯間都有其各自的身世。

而樓梯間的身世，又像一窟巨大的洞，可以包容我「寫作者」的身世。

四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南部老家，事隔多年，我已把壯壯的事情淡忘，因此，我又重新愛上本樓的樓梯間，因它乾淨、安靜、寬敞。尤其，五樓的住戶一早就出門，我只要在該層樓活動，是不會遇到任何人的！我記得，在我剛畢業即失業那陣子，我常把「筆電」帶到五樓的樓梯間，聽著鍵盤鏗鏘的回聲，而感到心神舒展。大概因此，樓梯間幫助我得了獎。

還記得，收到掛號信那天，當我從樓梯奔跑下去時，我帶著模糊的情緒、凌亂的腳步；

但當我拆開信、獲知得獎消息後，我帶著誇張的笑容，嘿嘿嘿地在心底鼓陣：這下子，我揚眉吐氣了！我自信滿滿地宣告消息，父母親卻萬般狐疑：「別高興的太早，可能是詐騙集團。」「不會吧，上文化局網站查好了。」為了證實所言為真，我即刻開了電腦，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網站時，心裡可樂了。

我用手指著螢幕，要母親看仔細些。

母親笑了幾下，告訴我，獎金顯然比獎牌重要，記得把錢交給她。

之後，對於寫作一事，父母沒反對、也沒贊成，他們只是說：「中文系畢業，能不能當老師，寫作當副業就好？」「喔，好吧。」我十分氣餒，草草應付他們；我知道，再如何大費唇舌，也不會改變他們的觀念。於是我偷偷地寫，孤單而神祕地寫，在樓梯間。

掐指一算，我足足失業了五個月。這陣子，我為了迴避父母親的談話，一早就去公園散步，到了八點半，便躲在樓梯間，溫習我讀過的小說。我就是在這時愛上樓梯間的。起初，我感覺到樓梯間的「獨立性」，後來發現更多更多。

——怪事的發生地：曾經，一個陌生人走過我身邊、身後跟著一打小狗，我很懷疑，狗主人照顧得來嗎？還有，一對情侶從三樓開始接吻，休息三分鐘後（我有看手錶算時間）走到四樓、說了幾句不清不白的話，之後他們舌吻摟抱、竟還能將身子移動到我寫作的五樓，他們看到我置之不理，繼續「打啾」下去，我成了道地的隱形人。

——聲音的聚集所：我在八樓寫作時，聽到六樓的陌生人打了不只一下的噴嚏、還帶有節奏感；我聽著聽著，聲音愈來愈大、代表他步步向我走來。（這樣的聲音續集，也可稱之為「樓梯間的特例」，被我歸屬於「記憶竄動」的區塊。請想像一下，大規模海藻在洋水中流動的畫面。說得更細緻些，它的出現，不只容納「典型」的招呼聲、說話聲。）於是慌張的我，拿了筆電就跑。事後，我不清楚自己為何要跑？我又不是小偷！

——小人物的走唱戲台：來租二樓右側的酒家女（她像個舞台劇演員），聲音極其誇張，頗像三樓左側的王媽媽推菜籃在發牢騷時、菜籃與嗓門的糾結之聲。這時，我的心跳會加快，思緒會被震盪。我像是錯上舞台的演員，腳步顛簸、思緒糾結，衣冠也許不整。

由於上述因素，我喜歡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我喜歡猜測別人「此刻的動作」、「接下來的動作」以及「漸漸無聲的動作」。（我病了嗎？）雖則，我不清楚完整的喜歡原因，但片段的喜歡原因，卻常引我回味。

五

在畢業後、暫時寫作的期間，一天我心血來潮，在早晨五點跑到二樓的樓梯間，試著聽出該層的所有聲音，但穿過耳膜的聲音，像漂在空中的透明泡泡，飛過來、又飛過去，最後閃電般飛到我耳朵裡了：臨海路上，傳來三五位路人的歡呼聲，忽強忽弱，但一下子卻叮啞安

靜，路燈關上了，天卻亮了，這世界似真非假。「呼」一聲，疲累的我睡著了。

夢中的我，聽見踢毬的腳步聲加碼響起。踢踢毬毬、踢踢毬毬，這聲音給我一個幻象，一個故事。像有人從本棟一樓走向二樓，又像從二樓的樓梯間爬起，不願意回家的他，爬啊爬地，「咚」一聲掉到戶外去了，但他沒有灰心，而是站起身，沿著大樓的外表爬行，爬到十樓窗口，才「蹦」一聲又跳進來。一躍進窗後，他彷彿可穿牆般來去自如，影像好似幽靈。但怪了！既然他可以穿牆，為何還要努力爬上十樓？難道這是夢境？

說真的，我到底在夢裡夢外，自己也分不清楚。

好比說，某天本大樓的電梯故障了，變成一座「幽靈電梯」，這台電梯自己開門、按層樓、關門，像有生命似地、在各層之間升降，而在問題尚未被找出之前，各樓鄰居紛紛以鬧鬼為名，拒絕搭乘。就連隔壁汪家（他們贊成「幽靈說」），也選擇走路下樓了。於是，喜歡樓梯間的我，未免打擾，便到其他棟大樓，滿足被世人遺棄的慾望。

這期間，我每到一棟大樓，便率先躲過警衛，至該樓的頂樓坐下，展現「真我」（如摳摳鼻屎、放放屁、穿兩色襪子、戴上墨鏡、哼著自己喜歡的歌等等）。寫完文章後，我再沿著樓梯間，一層層徒步下去，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欣賞各層的樓梯間，看足了風景、過足了癮，經歷精采的分秒。

待本棟電梯修好後，我也沒經常搭乘，因為三樓搬來了新公司，他們進貨、出貨、聊

天、喊話，時時在電梯周圍打轉。每當我領取到掛號信時，面對停在該樓不動的電梯，而必須跑步下樓時，心中只有「無奈」可以形容。有天，我遇到該公司的負責人，跟她抱怨，她則跟我抱歉說，這兩週公司進貨，之後就不佔用電梯。但事實證明，她的話全是狗屁！

又過一周，連六樓的樓梯間也不安寧了。景氣變差後，該層的住戶失業了，他們去散步的次數增多，為了避免與他們相遇，而看到他們（包括兩隻牧羊犬）驚訝的表情，我必須上上下下，隨著鄰居出入的狀況，機警地改變位置。

但我還是愛著樓梯間。換句話說，我在進行某種借位的流浪。

它神祕、免費、而且有趣。

六

更有趣的是：隨著我白日遭遇的不同，夜裡的夢境也在轉換。

某天上午，我在樓梯間吃桃果；這天夜裡，便夢到陶淵明的桃花源。於是，我有了奇怪的想法：既然在樓梯間發生的事會入夢，倒過來說，我所做的白日夢，則也可能在樓梯間發生吧。我遂向樓梯間祈求，保佑我考上C校的國文科代理老師。那時，距離考試還有兩週。

十分幸運地，兩週後，我在大樓的樓梯間接到被錄取的電話。

我任職後，沒交女朋友。我依舊孤單，卻也因清閒。

我把心力放在學生身上。我發癲搞笑，跟他們打成一片。

因而，我得到「痘痘先生」的外號，共享師生之樂。

下學期，學校進行工程，決定把樓梯旁的體育室，改成雅致的咖啡屋。

我常在沒課時走到這裡，站在樓梯的窗邊，看幾位學生工作。學生們必須脫鞋，在咖啡屋裡行走。有時，負責咖啡機的阿元會刻意問我：「蘇老師，要不來杯咖啡、或者小泡芙？」我謎起眼笑笑，登堂入室，卻故作假態：「老闆，我可以坐這裡嗎？」「當然可以，您請便，這排位子都可以使用喔。」阿元如是說，配上手勢與憨笑。

某天，我心血來潮，捐了三千元的咖啡豆給學校。阿元當場收下，把咖啡豆磨了磨，給我一杯熱騰騰的咖啡。之後，阿元愣愣地告訴我，他要把咖啡豆放進倉庫裡，等等再出來跟我聊天。我說好，就等著。不料，這一等竟等了半小時。我著急了！站在咖啡機前方往庫房喊：「阿元，你在不在？」

結果，一點兒動靜也沒有。我只好走近倉庫，意料之外的，竟發現倉庫的門裡還有個暗門，我躡手躡足地靠近。一打開，迎面而來一只樓梯，往下相通。我鼓起勇氣，對著樓梯下方喊：「阿元——，你在不在？」仍然，一點兒人影也沒有。但仔細聽，卻有輕微的回聲交錯：

你在不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你在不在？

在不在？

不在？

在？

到底是「在」，還是「不在」呢？我聽得有些迷糊了。

突然間，有個黑影攏罩了我，並重拍我的肩膀。

我以為是七月半好兄弟，大叫一聲「啊！——」。

一回頭，正是慣於憨笑的阿元，他因為耍了我，而笑得前仰後翻了。阿元解釋說，這樓梯通往地下室，原本他只想放咖啡豆，後來看我喝咖啡很專心，就想捉弄我，沒想到「笑」果驚人。事後我沒生氣，而是站在樓梯前，發呆了好一陣子，直到鐘聲響起。我得到結論：我和學生都喜歡樓梯，主要的原因是：它適時供我們隱藏，供我們「躲」的樂趣。

七

人是情感的動物，但生離死別、在所難免。離聘職期滿的半月前，我坐在四樓樓梯間

時，手中拿著一張簡章，上頭寫著政府單位的「長篇小說」補助計畫，得獎者可拿到新台幣一百萬，那時我就想試試，若能得到這獎金，就可以幫助更多清寒的孩子了。於是，我將申請表格寄出，但心中不時浮出那句老話：「睡歸睡，別作夢啊！」

不久我告別教職。為了增加題材，我繼續探勘各棟大樓的樓梯間，同時等待政府補助的消息。某日中午，睡眠惺忪的我，從母親手中接過一封厚厚的掛號信，拆閱後，難以置信的事發生了：我得到政府「一百萬補助計畫」的批准。當下，我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拿著這份公文，在室內跑了三圈。我不知道自己在跑什麼，最後奪門而出了。

我那兒也沒去，只是跑到樓梯間，聆聽自己的哭聲。我哭得啜啜泣泣、溪哩嘩啦，我把哭聲變成一種音符，把四面牆壁變成琴鍵。我不斷不斷聽著回聲，聽著音符。「我有機會了！」暗自打氣的我，慎重向上天許諾，要把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來；還有，要連帶把其他的故事寫好；把前幾年遺失的靈感尋回；把應該開啟的檔案補上；把生命的故事重新檢閱；回C校去找學生……。

得到創作補助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各大樓的樓梯間寫作。

我拿出新的紀錄簿，在各大樓的樓梯間，紀錄新的人生。但有幾個百無聊賴的午后，我在本棟七樓的樓梯間寫作，但靈感缺缺，不但沒寫出文章，甚至起了偷窺的心：我看到窗外對面棟三樓的夫妻在擁抱、一只塑膠袋飛越五樓窗口、兩隻斑鳩吃著七樓女主人餵養的鳥食等。

我知道，偷窺不是好行為，為了矯正自己，我先遠離現場，再企圖改變。

隔天，我帶上了衣夾子，眼睛闔上時夾一下，這招挺有用的，我把自己當成男主角，樓梯間是背景，發生的事當劇情，孤獨是小說的核心，無聊是小說的架構。眼睛闔上夾一下，眼睛闔上闔下、衣夾夾上夾下。

——這樣的我，終日尋找最棒、最適合我的樓梯間。

我從未停止尋找，也從未找到最好。

八

當我在樓梯間尋找什麼時，某些人也在尋找我。一日，我在九樓的樓梯間寫作完，正要走上十樓時，聽到隔壁汪家女主人說，我一個年輕人不去工作，整天待在家裡，是因為要追他們家女兒，只是不好意思開口罷了。我瞠目結舌：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汪家女兒我一年沒見幾次，這事怎可無中生有？要找女婿也不是這種找法！

回房後，我想起跟汪家的不快來。有次，父母親出門遠行，把鑰匙寄放在汪家，結果汪太太摸進門來，當時我人在房間睡覺，遂尋聲而出，在門後的小透視鏡前，監視汪太太猥瑣的神情，後來我索性開了門，問她要幹嘛，她被嚇了一跳，佯說只想在冰箱拿幾根蔥。汪太太離開後，就讀國二的我傻傻回房，不知道事態嚴重。後來我告訴母親，母親拿回寄放在汪家的鑰

匙。

母親還連帶想起，汪太太的軸煙，曾經以借麻將為由，到她的房間翻找……。

幾週前，汪太太看我進入電梯，便即刻開門，說要跟我坐同一班；我想走也走不了，遂只好等著。汪太太鞋一穿好，鼓著腮幫子問我：小蘇啊你最近怎麼都待在家裡是不是暗戀我們家的女兒啊如果有意思就要說喔。我心想妳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妳家大女兒人老珠黃嫁不出去還想塞給我。當時電梯走到五樓，我奪門而出，讓汪太太自言自語。

我相信，汪太太的情況是慢慢演變的，她中年喪夫後，便患有「焦慮症」。

之後，我每在樓梯口遇到她，就緘口不語。我不想打舌戰。

我需要空間。所謂「實質的空間」，和「心靈的空間」。我需要寫作。

然而，在我和汪太太有衝突後，事情還沒結束。一天中午，我去戶外運動，汪太太竟跑到我家，哭噎地告訴母親，她從小疼我到大，怎麼我現在不理她？說著談著，汪太太又說，如果她再嫁……，就不會被人看不起；又如果，我願意跟她道歉，事情也不能船過水無痕，她需要精神賠償，或者娶她家的大女兒。

事後，母親把我罵了一頓。我直稱冤枉，說她惡人先告狀！

沒幾天，汪家貼出售屋公告，決定搬去北部，我想也好，這樣誰也不欠誰！而當我坐在樓梯間，設想汪家搬走後的光景時，我就更愛這塊港埠之地了。

九

汪家終於搬走了，二十多年的鄰居情誼劃上句點。

他們這一走，我們才想起，住在這裡二十年，很多事都變了。

至少，交通改了，房價漲了，我們這棟樓變成指標性的建築物。

每當有朋友提及本棟房價時，我必誓言本棟大樓的價值感。第一價值：地勢高，景觀優美，一二樓可以近觀高雄港，樓頂可遠眺旗津、西子灣；第二價值：格局方正、屋內寬享四十六坪、三面牆共六處採光、地點鬧中取靜等；第三價值：樓梯寬敞，暗示大樓的安全性、與價值感（這已成銷售定律）。於是，每當我坐在樓梯間時，可以放心地寫，並擅自更改座位。我的臀部若發癢，可在地板來回摩擦，既止癢、又清潔地板，一舉兩得。

前幾天，我寫作寫累了，遂將「筆電」置於膝蓋，伸個懶腰後，閉上了眼。之後，我聞到窗口的海風鹹味、又聞到地板的嗆鼻清潔劑；我的身體感受到地板的震動、還有吭吭啞啞的工地聲。我睜開眼，一個暈眩，手上的「筆電」差點沒翻過去，我定下神，止住不規律的心跳，將「筆電」放下，再到窗前，踮起腳尖，望海思索：是我變了嗎？還是高雄港變了？樓房一層層加高了，施工的頻率增大了，我看到煙塵漫漫，到處都是施工的聲音。這些改變的背後意義是：愈來愈多人要住這裡了。那麼，無論怎麼動工，希望海還是這麼藍，氣質永遠像閩女一樣。

我衷心期盼，港口的船隻來往不絕，載來連綿的福氣、載去冤枉的因緣。

然而，這世界會圓我的夢嗎？就靜觀其變吧。

十

憑良心說，在這棟大樓的住戶裡，我是少數能說出樓梯間價值的人，但若說我無聊，不如說我有智慧！好比上週末，工人來修電梯，發現電梯的鋼絲再次斷線，這下子，大家利用樓梯間上下交通，才知道樓梯間的價值，而我不僅早就知道，還把它當成免租金的辦公室呢。

打開文字檔。早上八點。某小學的糾察隊收隊了，隊長的口哨，發出囉囉的長音。看到他們的蠢樣，我遂回憶起童年時溜滑梯的經驗，我設想著，若大樓的樓梯可一滑到底，那麼我領掛號信就快多了。當然，這是個奇怪的想法，可我們這棟不都住著怪人？反而言之，我的想法就值得細究了？

想著想著，我突然有些疲累。我闔上眼，電影般的畫面出現腦海……迎面而來是一片桃林，桃花紛落、綠葉扶疏。我碎步瀏覽風景，竟撞見曾擺在樓梯間的壯壯，在摘桃子吃。多年不見，壯壯變得更大隻了，他對我憨笑，搖首擺尾。這似乎是個吉兆。我跟壯壯喊話，問他這麼多年，是否都在外太空，那個星球與城市，一定很圓滿吧！不料，壯壯竟然開口了，似乎是說：牠喜歡吃桃子。然後，聲音變得很細微，我聽不到。我要他大聲一點，他要我靠近一點。我再度靠近他，壯壯卻往後退步，愈走愈遠……。

我急欲撐開耳朵，但於事無補。

我想起那個寓言故事：長耳朵的國王。

我是國王、還是壯壯是國王？是誰說了謊、製造了假象？

突然醒來。「掛號、掛號——。」這是幻聽嗎？（腦病的後遺症）

我揉揉眼，看看手錶，再辨認一次聲音，果真，樓下傳來年輕郵差的呼喊。

（我確定，那音頻是一陣陣由下往上繞上來的！）

我等這一刻很久了！我的口袋裡，隨時放著印章，以備不時之需。但此刻我卻想撇棄匆忙，慢慢地踱步下去。我說過，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很引人回味。我想輕解羅衫、伸出手臂，學出一副鳥樣，讓自己快樂、讓自己飛。我能在此看見窗外之景，聽見各樓斷續的聲音。我似乎聽見了海浪聲，一波波往這方拍打。我彷彿看到文學大海上，有一艘標號「小說」的船，上頭推滿了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的。我的掛號。

我希望在收了這方掛號信後，把寂寞掛號出去。

「掛號——。」這時，我分不清此刻是白天黑夜、現實或虛幻。

空間很不確定。時間也一樣。

而若這聲「掛號」是夢境，也不打緊。

我相信，樓梯間的魔幻，會把美夢成真，把一分一秒、變為亙古恆常。

我們都在「樓梯間」

李喬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是一篇情意到位，語言、結構、觀點都相當完整的標準「短篇小說」。

細膩的語言，誇張中有薄薄的幽默；而故事的設定，情節的推演兩者配合巧妙，彌補了故事性不足的缺失。

「觀點人物——我」是狂熱寫小說的年輕人，這個設定使「樓梯間的獨立性」概念成立，於是認定樓梯間的空間意義豐富說法被接受，於是「樓梯間」滋生種種隱喻了。熙熙攘攘人間，為利來利往也好，積功德與眾益也罷，「擁有」的時間空間，多麼短促而狹窄呀！然則以「處樓梯間」形容人生一世，誰說不宜？

這回高雄的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部份，雖然特別傑出的鮮見，但達到「發表水準」的有二十篇以上，真正豐收、充滿希望。文學找天才，不如看苦功，這是寫了五十年小說的人的看法。

得獎感言

曾有許多個午后，我和父母親為了創作的意義而爭執，想當然爾，大戰三回合後，晚輩我必居於下風，我常因而跑到大樓的樓梯間哭泣，當時，腦中浮出幾個句子、情節、畫面與聲音，楚楚可憐；怎料事隔多年，這些小說零件排列組合，卻變成了這篇半喜半憂的後設小說，而前後的寫作時間，約莫只花費兩天。此作品中，有不少孤獨的塵味、自言自語的進行式，卻得到評審老師青睞，實屬難得。目前，父母親已支持我寫作了，我當然會繼續創作下去。

簡介

畢業於東海大學中文系，擔任國文科代理老師（獲教師組作文批改特優，指導學生參加作文縣初賽第一）；二〇〇八年得到第六屆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受補助作品《生命的顏色七部》，將於二〇一二年接受出版社提案。而受高雄市補助的短篇小說集《那段假在洞裡的日子》，已於今年初由玉山社發行，誠品金石堂上市。

蘇家盛



小徑信步的文學風景 ——短篇小說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喬、季季、愛亞、楊翠、鍾文音（依姓氏筆劃序），由委員公推季季為決審會議主席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劉伶珍、田運良、林瑩華

紀錄整理：林文冠

初選結果：短篇小說類共有一六一件參賽，初審後進入複審有一三二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選出二十三篇作品進入決審，作品票數及圈選者如表列（括號內為圈選委員姓氏）。

3票	〈炮仗花〉（鍾、愛、季）、〈小徑信步〉（鍾、愛、季）
2票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愛、楊）、〈無痛工程〉（鍾、愛）、〈子宮〉（李、楊）
1票	〈混血列島〉（楊）、〈老樟的生死夢〉（李）、〈冷氣開放〉（季）、〈青蛙跳水〉（鍾）、〈天狗熱〉（楊）、〈一把鑰匙〉（鍾）、〈埋〉（愛）、〈苦太陽〉（楊）、〈失物招領〉（季）、〈小黃〉（愛）、〈紅蒲齊〉（季）、〈血的比賽〉（李）、〈戴面具的人〉（楊）、〈港邊鐵匠〉（季）、〈雙棲動物〉（李）、〈紫蝶飛過〉（李）、〈水男孩〉（鍾）、〈蠅〉（李）

評審說明各自選評標準

李喬（以下簡稱「李」）：我向來的標準是，如果一篇作品在語言、主題、結構、人物各方面都超級好的話，以外的我就不看。

愛亞（以下簡稱「愛」）：我的標準是，第一絕對要好看，第二是內容要扣合南部在地特色。

鍾文音（以下簡稱「鍾」）：我想小說最主要的還要是好看，故事性充足，且文字敘事的方法可以和故事如何展開連結，如何運用語言和文字的修辭，還有怎麼去看故事的角度，這對我都是很重要的評斷。另外比較尷尬性的是，這次的作品裡頭高雄議題寫作似乎沒有

太特殊的表現。

楊翠（以下簡稱「楊」）：我的評審標準大致上和大家都一樣，就是主題、結構、文字的扣合性。在結構部份我比較重視他說故事的起伏與節奏感，在文字部分我會著重小說本身和主題是否有高度的密合。這次參賽作品有很多篇的文字、主題其實都滿好的，可是有些作品文字太稠密了。

季季（以下簡稱「季」）：我在評分的時候比較重視的是「文字的亮度」，所謂亮度就是：看得出這個年輕人是具有才華的亮度。另外就是「對白」，現在很多年輕人在寫小說時不太會寫對白，不一樣的人所說的對白和講話的語氣一定是不一樣的，這次有很多篇小說就沒有區隔清楚。最後就是「敘述邏輯」的問題，你的時間、人物、地點有沒有一致，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的敘述有沒有區隔。不符合這些的我一律不考慮。

第一輪討論：針對一票作品做取捨

〈混血列島〉

楊：這篇我放棄。

〈老樟的生死夢〉

季：這篇我認為還不錯，敘述觀點寫得還不錯。

季：這篇我覺得敘述邏輯上是有問題的。老樟是一棵樹，它站在牆邊怎麼可能到校長室去聽到那些對話。

〈冷氣開放〉

季：這是一篇非常典型以高雄為背景的作品，寫作技巧雖然不是很好，但是有非常強烈特殊的地方性，寫海上外籍漁工和岸上本土工人的互動與對照，工人的生活描述的非常好。

〈青蛙跳水〉

鍾：我是滿喜歡這篇的，寫得很好，可惜台北意識太清楚，不符合這個獎項，只好放棄。

〈天狗熱〉

楊：這篇描述她的丈夫被傳染得了天狗熱，用天狗熱來隱喻南方貧窮生活的緊迫，還有被抽離很多可能性的生活印象。整個印象、生活情境的扣合度，我覺得滿好的，還有在文本當中多次出現的化妝，有對於現實生活的高度隱喻。但有些地方說得太過於抽象了，敘述

的邏輯也不太好。

季：這篇我沒選的原因，就是很張愛玲的腔調。

〈一把鑰匙〉

鍾：這篇我放棄。

〈埋〉

愛：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完全站在男性立場講一件事情。我很少在小說或散文裡看到有人敢公然這樣子寫，他描寫男性陽剛裡面的喜感滿特別的，站在女性立場看一篇小說，裡面完全不去講愛情、陰柔的東西，全部都是講男性，我覺得滿特別的。作者文字雖然沒有很好，可是他所說的故事卻很吸引人。但結構仍然太過鬆散。

季：這篇我覺得功課沒有做好。第一，北迴歸線怎麼會和馬尼拉扯上關係呢？第二，他寫說打仗的地方是在馬尼拉的郊區，可是到了第九頁又說雖然呂宋島身處熱帶。還有作者說香蕉園，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寫香蕉林，香蕉園怎麼可以稱林？

〈苦太陽〉

楊：這篇我放棄。

〈失物招領〉

季：這篇我放棄。

〈小黃〉

愛：這篇文章很淺而且很淡，寫的事情好像跟自己毫無關係，一副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慢慢看就會發現，作者把黃媽媽的角色，塑造得極為成功。一個自私又小氣的人怎麼會有惻隱之心呢？作者卻漸漸的挖掘出這個自私傢伙的惻隱之心，是一篇很讓人動容的小說。

季：這一篇因為沒有很強烈的港都氣息，所以我最初沒有選它。但仔細再讀也很被它感動，作者的文筆也蠻生動細膩的。

鍾：這一篇很樸實，敘述內斂，我也可以選。

〈紅蒲齊〉

愛：這篇我覺得不錯。

〈血的比賽〉

李：這一篇其實是個反面的學校教材，就是一個病態的中學的競爭。這篇若沒人附議就放棄。
季：這一篇也是看不出地域性。

〈戴面具的人〉

楊：這一篇我放棄。

〈港邊鐵匠〉

季：和〈冷氣開放〉這篇有點像，這兩篇都是我為了符合徵文主旨所選的。這篇有它的對稱，一個是港一個是鐵，一個是上一代一個是年輕一代。文字寫得不錯，生命力也很好，比〈冷氣開放〉完整得多。

李：這篇不錯，心路歷程的鋪排很生動很具體。

楊：這一篇我附議。這篇比〈冷氣開放〉好。

〈雙棲動物〉

李：細膩的自剖，不過這篇我可以放棄。

〈紫蝶飛過〉

李：這篇我要保留，以蝶為敘述觀點。

〈水男孩〉

鍾：這篇我放棄。

〈蠅〉

李：這篇寫兄妹之情非常生動，是我的前三名之一。

第一輪討論結果：保留一票作品共八篇，分別為〈老樟的生死夢〉、〈天狗熱〉、〈埋〉、〈小黃〉、〈紅蒲齊〉、〈港邊鐵匠〉、〈紫蝶飛過〉、〈蠅〉。

第二輪討論兩票的作品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愛：這篇把現代城市裡的孤寂感，這種在現在很多年輕人身上很普遍的東西描寫得極細膩。作者用黑色幽默的手法來表達，是我滿喜歡的一篇作品。

楊：這篇的優點是，在樓梯間的分秒，同時是空間的縫隙同時也是時間縫隙的概念，我覺得他整個小說這部份扣合得滿好的，時空的縫隙其實是一個現實擠壓的縫隙，同時也是窺探的出口。樓梯間其實是一個上下樓的邊界，所以既是縫隙又可窺看。但是有些細節方面，作者還是寫得太密了。

李：我沒選它但是我給它非常高的分數。

鍾：我覺得樓梯間的意象寫得很好，但是作者對這個題材有些駕馭失敗，有時候其實不用把那個角色的「我」的現實真實性套進來，因為相對之下也破壞了小說的神祕感。

季：空間的特殊性這是大家剛都有說的，這個作者如果說一直在這樣一個狹窄而互通的空間裡面寫作，那這篇小說的高度會比現在更好。

我覺得這篇小說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作者不懂得割捨，有些段落在這整篇小說裡面是多餘的，跟他所說的空間一點關係都沒有。他突然增加那一段把上下的文氣都中斷掉了。

〈無痛工程〉

愛：這篇是描寫同志的感情，可是跟不像我們平常讀到的同性戀文字，比較老老實實的把同性戀真實的面貌寫出來，而沒有刻意美化，或用太多愛情的糖衣去表達裡面。給我的感動

是，愈到後面愈覺得愛人之間其實是很冷酷的。

鍾：我是喜歡這篇在敘述同志之間的感情時，藉由另外的一對角色，也就是主角的祖母跟外公，來呈現感情的細部。小說裡面的文字敘述非常平淡，但卻隱隱藏了很多的殘酷性，不像同志文本都很黏稠，這篇剛好相反，他看起來都很平靜，裡面就有殘酷性。我覺得整個非常合乎短篇小說鎖定的那種對「痛」的議題，在敘事上這篇也很節制。

楊：我覺得這篇跟港都沒有太大關係。

季：這篇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兩個老人來對照這兩個同志。

〈子宮〉

楊：這篇的優點是完全不同的特色，有意思的地方是，小說裡有兩個鏡頭的掌握，一個是給讀者的閱讀的視角，另一個機器的鏡頭在人身體裡面看子宮的那個病。另外是不斷書寫在少男記憶裡面的電梯，要關起來時候的縫隙，從中去窺看。這兩個鏡頭像狹窄性又似穿透性的地方，把很多故事帶出來，這是第一個寫得還不錯的地方。

第二是故事時間的轉換上滿流暢，在切的部份把故事的節奏處理得還不錯。

第三，中間那段對於少男記憶的呈現，包括城市那種青春時候的慾望、壓力，那種擠壓黑暗的部份，透過電梯好像有光又好像遮蔽了，都處理得還不錯。

唯一欠佳之處是密醫曾經幫她拿掉子宮做過手術，這部份前後邏輯還可以處理得更好。

李：寫這種題材最怕濫情，但這篇筆觸既冷靜又準確，交叉得非常漂亮。整篇他對周圍景物的感覺，對那女生以及對自己的感覺，都交代得非常精細、表達得非常精確。

鍾：我是覺得這篇的故事過於設計性，語言的跳脫是讓我覺得比較失敗的地方。尤其是小男生最後變成醫生，然後醫生又遇到那位他以前曾經邂逅的妓女，這太巧合了。

季：這篇文字的描述太過瑣碎了。譬如「女性，她上去要開始做麻醉，兩腿打開高高撐起，那是分婉的姿勢也是性愛的姿勢更是她工作的姿勢」，這種文字完全把重逢的浪漫美感破壞掉了，類似這種多餘形容的文字，全篇非常多。又如躺上手術台才給病人做消毒，也是不符合現實邏輯的。

三票作品的討論

〈炮仗花〉

愛：這篇作品在閩南語的部份表達得很好，整體文字以及心境上的描寫也非常好。不過仍然有些東西表達欠佳，所以我把它排在〈小徑信步〉之後。

鍾：我很喜歡這篇的迷幻氛圍，魔幻味道，整個氣勢能夠展現得如此鬼魅，小說敘述前段很有

桃花源感，炮仗花的意象很有桃花源的現代版之感，讀者跟著魔魅的氣氛，而進入小說的故事，之後卻不知道自己在小說的哪一段時空，不知今夕何夕。這篇小說的意象寫得很有節奏，故事的迷魅瀾漫在文字裡，敘事雖然有時斷裂，但卻不得不被吸引進去。

季：這篇有魔幻寫實的技巧，整體來說充滿了神祕感，作者對於炮仗花意象的經營是非常成功的。大家也許都有看過炮仗花，它是一種燦爛的華美的花，但是這篇寫的是關於生命的凋零，有非常神祕的意象在裡面。作者具有寫小說的潛力，在這次參選小說裡這篇應該算是很成功的。這篇的層次很豐富，他以時間是一個走廊，一層一層寫進去，讓讀者沉迷其中，甚至覺得鬼魂也有可愛的一面。

楊：這篇小說的優點就是寫得非常具有張力。但我放棄這篇的原因是，在時空調度上有些地方沒有交代得很清楚。

李：這是一篇超現實、有實驗性的小說。

〈小徑信步〉

愛：這篇文章真的非常好，裡面有很多的短句那種技巧、那種機靈，會讓你覺得說他怎麼能夠有這樣子的東西出來。因為文字好，就會覺得應該是很有內容值得一讀的東西，就被他牽引著。

小說裡有很多情節段落，作者都沒有去渲染、故意去賣弄，就是很淡的寫，讓讀的人反而可以感受到其中的衝擊力道。

他常常有些句子像「情感始終是月球暗面」，他談的愛情完全沒有希望，永遠是月球的暗面，又說「什麼東西到底還是得走向天光，而天光往往意味著盡頭」，這些很美麗的句子後面都有些涵義在，我滿喜歡這種寫作的方式，給這篇分數滿高的。

鍾：其實這篇剛開始讀的時候有點疲憊，因為作者的文字很散文化。但慢慢咀嚼就會愛上它。讀完會發現這個小徑就是一條記憶之路，所以主角尋著這個小徑是在穿梭他整個人生的記憶，那個小徑揭穿了是一條記憶之路，不論從他的童年，到他成長之後重回故鄉現場，整個文字的感情深度都很足，尤其是以風景作為主角人生背後的舞台畫面經營得很 有韻味。摩托車的意象也滿有味道的，很多細節有注意到。

總之，這篇小說跟整個鄉野的童年成長背景扣在一起，這氣味捕捉得很夠力量，也見得到作者的寫作功力。

季：這篇作品的優點是，他使用文字到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地步。在情感的描寫上作者非常節制的沒有寫出來，因而得以預留很多空間讓讀者去想像。

小徑是一個時間，一條小小的路，記憶的空間是條直直的小小的路，讓我們慢慢去發現身世的拼圖，到最後他知道原來舅舅在這家族中是這樣的地位，這地方我覺得他寫得最成功的是，阿公對於家族和阿嬤的疼惜，因為他離家所以阿嬤發生了這個事情，不知在什麼情況下，總之她生了一個兒子。

有一個地方寫到，阿嬤還沒有真的癡呆以前，對阿公講了一句，「攏是我ㄟ不對」。一句，非常節制只有這一句。

還有一個是，男性觀點。以前的台灣人認為男生愈多愈好，可以共同承擔家族的事業，後來大兒子死掉了，當然二兒子在家族的地位更顯重要。敘述者發現自己有腫瘤，回到鄉下的外公家休養，思考自己到底以後怎麼辦，最後他寫出「悠悠明白，原來如此，不過如此。」很簡單很節制的幾個字，對生命的體悟卻讓人很感動。

第三輪決賽投票：經過評審會議討論後，共有十三篇作品進入第三輪決賽，評審各自從中選出前六名，第一名六分，第六名一分，總計分數最高者為首獎，依此類推。票數統計如表列。

複審入選作品13件		評審委員				
編號	篇名	愛亞	鍾文音	季季	李喬	楊翠
9	〈老樟的生死夢〉					
15	〈天狗熱〉		3			
						3
						6
						小計
						獎項

126	110	99	70	64	60	52	45	41	33	26
〈蠅〉	〈紫蝶飛過〉	〈港邊鐵匠〉	〈子宮〉	〈紅蒲齊〉	〈小黃〉	〈小徑信步〉	〈無痛工程〉	〈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	〈埋〉	〈炮仗花〉
					4	6	2	3	1	5
		2		1	4	6				5
		4		2	3	6	1			5
	4		6		1	2		5		3
		2	5			6	1			4
	4	8	11	3	12	26	4	8	1	22
		優選獎	優選獎		評審獎	首獎		優選獎		評審獎

根據票選結果，二〇一一打狗鳳邑文學獎短篇小說類名次如下。

首獎：〈小徑信步〉

評審獎兩名：〈炮仗花〉、〈小黃〉

優選獎二名：〈在樓梯間的那些分秒〉、〈子宮〉、〈港邊鐵匠〉